

神魔傳統遇上海外知識

——《三寶太監西洋記》中的世界、敘事與想像

劉瓊云*

提 要

本文將《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置於晚明江南知識生產轉化異域想像的文化語境中，檢視其作者羅懋登如何揀擇素材、排列重組、想像創造，製作出一個揉雜想像與紀實，文本中的「世界」，並立論作者的世界建構、趣味營造乃至無力整編的瑕疵與寫作徵候，合而構成一個異常豐富的文本空間，可供考察晚明世界想像背後的認識樣態和感知模式。

文分三部分。第一節「世界的架構」檢視小說中所援引實證地理知識之來源、性質，作者取用並改造地理志書內容的策略，並分析其做法在晚明當時的文化意義。第二節「世界的肌理」分「胡僧與回回」以及「地圖與犀牛」兩節。前者檢視作者如何藉由文本拼貼，化史實入神魔，既刻畫下西洋團隊的異國色彩，同時平衡敘事內部的中國與海外元素，在作異好奇和化異趨同兩種操作原則間往復迴旋。後者透過環繞「地圖」與「犀牛」的兩段敘事，分析當舊說遇上新知，典籍載錄對上實地經驗，多重層次的知識觀點造成何種認識困境，作者又如何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節「世界的盡頭」考察作者如何透過變換

本文於 107.03.13 收稿，107.09.12 審查通過。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DOI:10.6281/NTUCL.201809_(62).0002

西洋團隊與各國的互動方式，提出想像華夷、邦國關係的不同可能，並討論小說中下西洋之行以鄂都鬼國為終站的設計，透露何種安頓秩序的敘事機制與文化心理。

關鍵詞：《西洋記》、《羸蟲錄》、鄭和、金碧峰、世界想像

When Fantastic Narrative Encounters Empirical Knowledge

—Imagining the World in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s Voyage to the Western Ocean*

Liu, Chiung-Yun*

Abstract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s Voyage to the Western Ocean, a late-sixteenth century novel loose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ditions commanded by Zheng He (1371-1433), is a peculiar mixture of factual accounts of foreign lands and fantastic narratives. In this work, popular Buddhist and Daoist figures living in a mythological landscape encounter a new worldview founded on firsthand geographical accounts of maritime voyages recorded as early as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novel is often regarded as a literary failure, a hodgepodge in which the author imitates and copies earlier texts and jumbles them together, this paper proposes understanding such “failure” as a multi-faceted response to the rapidly expanding cognitive sphere of that time. Situating this novel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 Ming publishing boom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velist's choices of source materials in connection with his target reader and the strategies he employs to maneuver between the exotic and the familiar. It also scrutinizes the ways in which he negotiates between empirical geography and Buddhist/Daoist cosmologies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disjunctions he faces in the attempt to create a narrative that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encompasses “the end of the Western Ocean.” It argues that this novel, as a project of “world-making” which incorporates diverse sources and complex redesign, reveals many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popular conceptions and feelings about the world beyond China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Jiangnan area.

Keywords: Xiyang ji, Luochong lu, Zheng He, Jin Bi-Feng, worldmaking

神魔傳統遇上海外知識

——《三寶太監西洋記》中的世界、敘事與想像*

劉 瓊 云

前 言

每一部小說，皆是一個世界。由此一角度觀察晚明百回小說《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以下簡稱《西洋記》），其中內含的「世界」層次，格外明晰。一方面，此書選擇明初鄭和下西洋事為題材，主要利用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等人所撰之地理志書，做為其世界航行故事的基本骨幹，賦予小說第一層實證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另一方面，小說之肌理相當程度上來自晚明的神魔小說傳統。神魔敘事的運作，則基於傳統佛、道教雜糅的宇宙世界觀，尤其《西洋記》以過去佛燃燈古佛轉世之金碧峰長老為第一主角，當中由四洲、三界、大千世界構成，相成相涉無盡延展的佛教時空觀，為小說作者的世界想像，提供廣大空間。¹如此，當神魔傳統遇上流通於晚明江南的海外知識，《西洋記》中神怪、漢軍、外夷雜處的文本空間，究竟構成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成為首先浮現的問題。而此問題背後，更牽涉到晚明新舊知識交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知識、文學技藝與歷史感性：『靖難』視野下的中國與海外」（計畫編號 105-2628-H-001-006-MY3）成果之一。寫作與修改過程中，多方得益於伊維德、高津孝、鍾彩鈞、胡曉真、林維杰、黃冠閔、王鴻泰、李惠儀諸位學者的提問與討論，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¹ 關於佛教宇宙觀，參見（日）小野玄妙：《佛教の世界觀》，《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東京：開明書院，1977年），第7卷。Rupert Gettin, "The Buddhist Cosmos: The Thrice-Thousandfold World,"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2-132.

會碰撞之下，商業作者如何調整、重組世界想像的文化操作與心理反應。

然而上述問題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關注。現代學者看待《西洋記》的幾種進路：或貶抑其雜竊枝蔓，文辭不工；²或以之為鄭和下西洋史料之旁資；³或考察書中仙佛人物的來源典故；⁴或從比較文學地獄主題、弗萊（Northrop Frye）的神話原型（archetypal pattern）、「眾聲喧嘩」的語言趣味出發，發掘此作之長；⁵或關注小說神魔敘事下透露的明代「本朝」歷史意識。⁶大體而言，學者們在史料價值與文學創作的兩端拉鋸論說此書的價值。

本文則認為此書既史非史，串文成書，試圖涵納不同認知系統，架構一「大世界」的駁雜文本特質，或許更宜於從「世界製作」（world-making）的角度檢視分析。此中又可分從小說寫作的晚明文化語境，以及理論性的世界建構思維兩個向度解說。

首先，將《西洋記》置於晚明江南的文化生產脈絡中觀之。其時使節、傳教士來華，倭患侵擾東南沿海，海陸貿易帶來異地商品奇珍；身處中國江南、

- ²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9卷，頁173。
- ³ 向達：〈關於三寶太監西洋記的幾種資料〉，《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頁532-564。趙景深：〈《三寶太監下西洋記》〉，《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264-295。馬幼垣：〈《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西洋番國志》〉，《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69-109。
- ⁴ 張火慶：《《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胡萬川先生指導，1992年）。（日）二階堂善弘：〈三寶太監西洋記所受的其他小說的影響〉，《古典文學》第13期（1995年9月），頁165-187。
- ⁵ J. J. L. Duyvendak, "Divina Commedia," *T'oung Pao* 41.4-5 (1952): 255-316+414. 侯健：〈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一個方法的實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期（1973年6月），頁8-26。Roderich Ptak, "Hsi-Yang Chi 西洋記 - An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Comparisons with Hsi-Yu Chi," *CLEAR* 7.1-2 (1985): 117-141. 吳佩蓉：《小說的衍異：《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書寫現象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高桂惠先生指導，2007年）。
- ⁶ Scott W. Gregory, "Daydreaming Dynasty: The Eunuch Sanbao's Journeys in the Western Seas and 'Present-Dynasty' Fiction of the Ming," *Ming Studies* 70 (2014): 10-28.

沿海一帶之人，即使未有親身遭逢異文化的直接經驗，亦透過傳聞、商品、書籍知識以及訪華異域人士等文化交流媒介，吸納、感受著「外國」人、物及其風貌。誠如何予明所言：「在那個歷史時刻，全球貿易和政治網絡的空前擴張，正在改寫對於世界的傳統認知。」⁷ 無論是就博物傳統，或就諸多晚明清初小說戲曲中取用涵納的異文化元素觀之，⁸ 一種嘗試結合前代知識記錄與當代見聞感受，用以理解、認識當時世界的興味和欲望，蔚為風氣。

《西洋記》作者羅懋登，生平不甚可考。⁹ 一般僅知他曾註釋元代施惠《拜月亭記》、明前期蘇復之《金印記》和丘濬（1421-1495）《投筆記》，並為《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及《香山記》作序。¹⁰ 羅懋登年輕時為謀生曾遊歷四方，晚年寓居南京投身書業。其選擇鄭和下西洋事大加敷衍為百回小說，可說是把握住了當時讀者好奇於異國方物的文化風氣和市場趨向。¹¹ 從書籍形制與

⁷ (美)何予明撰，時文甲譯：〈書籍與蠻夷：《羸蟲錄》的歷史〉，《古典文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6輯，頁61。

⁸ 參見(日)青木正兒：〈支那戲曲小說中の豊臣秀吉〉，《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1970年），第7卷，頁75-81。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劉瓊云：〈宦官、俠妓和女夷：《血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政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15年12月），頁89-128。(日)大木康：〈馮夢龍「三言」の中の「世界」〉，《馮夢龍と明末俗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8年），頁211-234。

⁹ 近年學界在道光年間豫章堂重修的《羅氏宗譜》四卷殘本中，發現當中記載羅懋登為江西省東部撫河上游的南城縣南源村人，出生於正德丁丑（1517）年。由此可推知《西洋記》於萬曆二十五年出版時，羅懋登年已有八十；也解釋了其號「二南里人」所由來。鄒振環：〈《西洋記》的刊刻與明清海防危機中的「鄭和記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12-13。

¹⁰ 《曲海總目提要》中《香山記》條下並註記此劇可能即為羅懋登所撰。董康：《曲海總目提要》（臺北：新興書店，1985年），頁856。

¹¹ 鄭和下西洋事，儘管官方記錄遭毀，在明代一直是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與文學題材。錢曾「蓋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平話，子虛亡是，皆俗語流為丹青耳」之言，道出了此一題材同受宮廷、民間喜愛。見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7冊），卷2，頁55b。

印量看，《西洋記》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展現其市場性。此書萬曆二十五年於南京書肆刊行，以精刊本的型態問世。¹²字跡工整，每回均有兩至三幅大型插圖，向達曾特別指出此刻本插圖「頗為古雅，不是俗手所繪」，¹³可見出版者認為如此題材內容的商品銷量可期，值得投資。李春香比對明刻本與清初步月樓刻本，結論「萬曆年間的《西洋記》一百回本，絕不僅有一套版」，並從部分書頁斷版的現象，推測此乃當時書坊競相刊刻此書，刻版一再重複使用所致。¹⁴此外，清初傅維麟（1608-1667）《明書》〈金碧峯傳〉末寫到「小說家傳金碧峯事，奇幻詭譎多偽」，¹⁵乃針對《西洋記》所言。讓史家需特別指出澄清，亦間接證明這部小說在當時流傳廣度。

綜上所述，《西洋記》是晚明對海內外異文化格外好奇的風潮下，一位謀生於金陵出版界的作者揣測讀者口味，交織神魔敘事、地理知識、以及流行故事所構築而成的世界想像。小說外部，流動於晚明社會中的域外知識與好奇心態，啟動了小說文本世界的建構。小說內部，羅懋登利用流通於當時的大量書籍知識，多方轉引嫁接宗教傳說、地理志書、故事詩文進入其小說之中，透過選材裁切、排列重組、虛構再造，製作出一個揉雜想像與紀實，文本中的「世界」。小說外緣與內在牽連互塑，是考察晚明世界認識內涵變化的重要作品。

其次，結合哲學、文學與人類學的討論已指出，對於「世界」的理解與描述，從來都是一個「認識建構」的問題。世界，必須透過觀念、圖像、文字等媒介表述方得成形。歷史時空與文化差異，使得「世界觀」必然是個不斷為人

¹² 《西洋記》現存最早有明代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本，題二里南人編次，三山道人繡梓。本文引文據此本之複印本，當中的俗體異體字為方便現代讀者，調整為通行字。明·二南里人編次：《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9-213冊。以下註腳皆簡稱《西洋記》。

¹³ 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的幾種資料〉，《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557。

¹⁴ 李春香：〈《西洋記》版本的文化學研究〉，《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第4期，頁259。鄒振環認為此書在當時經歷第一次刊刻高潮，第二次則在清末民初。鄒振環：〈《西洋記》的刊刻與明清海防危機中的「鄭和記憶」〉，頁14-18。

¹⁵ 清·傅維麟：《明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9冊，卷160，頁3152。

所建構、重構的過程。¹⁶ 英語學界討論異文化接觸已注意到，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是一個固有認知體系及預設，與新近觀察、經驗不斷互動的漫長過程。異文化互動不僅只牽涉一個地理空間的向度，同時亦包含層疊遞傳的時間向度。它同時是橫向的，也是縱向的：一切理解異文化對象的過程，必然也必須從自身原有的文化歷史根柢、前見出發。¹⁷ 而在調整、協商與再塑世界認識的過程中，「想像」時時發揮作用，因為異文化知識予人在切身生活空間之外，尚存在一更大世界的認知，但親見親歷全世界，卻幾無可能，故而世界認識必然是前見新知與想像共同運作的結果。Wolfgang Iser 討論想像之於世界建構的作用，認為想像「是一種合成能力……是將異質元素融為一體的動態流變過程」。¹⁸ 面對現存認識的局限，以及異文化觀點對既成符號意義指涉系統的擾動，想像具有「填空」（*completing*）、「結合」（*combining*）、「再構想」（*re-conception*）的能力。¹⁹ 想像位處現實與虛構之間，透過拆解重組、權衡增刪、置換變形等方式，填補新舊認知體系之間的溝隙空缺，安置模稜難以確知的遠方事物進入既有的認識系統。

由此觀之，《西洋記》透過小說敘事進行的世界建構，其文辭或許不及上乘經典，要義亦不在證史，而在於書中架構世界所取用的材料、搭建的方式、營造的趣味乃至無力整編的瑕疵與寫作症候，合而構成一個異常豐富的文本空間，可供考察晚明世界想像背後的認識樣態和文化心理。本文提出，《西洋記》在《西遊記》所建立的神魔敘事傳統上，加入了「下西洋」的海外知識內容；

¹⁶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vol.137, no.3 (summer, 2008): 26-38. Nelso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78).

¹⁷ Stuart B. Schwartz,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Observing, Repor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

¹⁸ Wolfgang Iser, *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 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5. 譯文出自筆者。

¹⁹ *Ibid.*, pp.174-178.

知識內容的抄襲、嫁接和重組，關乎小說的材料取用和敘事文筆，其背後還伴隨著小說中「世界認識」質性上的變化。羅懋登如何構築《西洋記》中的「世界」？如何就其所能調度的知識資源，調和新舊安頓秩序？考察此作中世界想像延展的幅度與最終的局限，將有助我們探索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大航海時代下中國江南通俗作者、讀者面對異文化的感知模式和心態思維。

本文分三部分探論《西洋記》中的世界製作。第一節「世界的架構」檢視《西洋記》中所援引之實證地理知識之來源、性質，羅懋登取用並改造地理志書內容的策略，並分析其做法在晚明當時的文化意義。第二節「世界的肌理」分「胡僧與回回」以及「地圖與犀牛」兩小節。前者檢視羅懋登如何藉由文本拼貼，化史實入神魔，既著意刻畫下西洋團隊的異國色彩，同時平衡敘事內部的中國與海外元素，在作異好奇和化異趨同兩種操作原則間往復迴旋。後者透過小說中環繞「地圖」與「犀牛」的兩段敘事，分析當舊說遇上新知，典籍載錄對上實地經驗，多重層次的知識觀點造成何種認識困境，羅懋登又如何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三節「世界的盡頭」考察羅懋登如何透過變換西洋團隊與各國的互動方式，提出想像華夷、邦國關係的不同可能，並討論小說中下西洋之行以酆都鬼國為終站的設計，透露何種安頓秩序的敘事機制與文化心理。

一、世界的架構：從《羸蟲錄》到《西洋記》

《西洋記》行進的航行路線及所述外國諸事，相當程度依據馬歡《瀛涯勝覽》與費信《星槎勝覽》二書所載，已為學界共識。趙景深與向達首先對小說取自這兩部地理志書之處，做了詳細的比對。²⁰張火慶援引《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進一步補充考索出小說中有關南洋、西洋地理風土和外交事件的取材範圍，尚包括嚴從簡《殊域周咨錄》、²¹羅曰鑿《咸賓錄》、²²楊一葵《裔

²⁰ 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的幾種資料〉，頁 561。

²¹ 嚴從簡，浙江嘉興府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選工科給事中，遷刑科右給諫。隆慶元年坐謫婺源縣丞，歷揚州同知，後免官歸。

乘》、²³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慎懋賞²⁴《海國廣記》等陸續於萬曆年間出版的地理史籍。²⁵這些文獻出處的整理，僅止於分判小說內容之虛實，檢出當中不符史錄之處，並不甚關注羅懋登選擇、駕馭虛實材料的原則與策略。筆者則認為除了史實比對，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羅懋登面對當時的出版市場，取用這類地理志書內容進入小說的選擇？此乃當時慣見手法，還是相對新穎的嘗試？若為後者，羅懋登的選擇在其晚明文化語境中，意義為何？

思考此問題，我們不妨從近年得到相當學術關注的《羸蟲錄》入手，推敲羅懋登「未」採用這部晚明流行的異域知識類書，而選擇了上列地理志書的可能原因。《羸蟲錄》由曾經六次奉使外番的元末知院（樞密院長官）周致中編撰，明初寧王朱權（1378-1448）加以重編，更名為《異域志》。此書序列介紹諸國外夷，另有《異域圖志》。²⁶此書自明初刊行以來持續流通，尤以帶圖的《羸蟲錄》更為普遍，晚明福建建陽地區一系列通俗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多取自此書。書中匯集的遠國異人，學者歸納其知識來源大致有三：一是官方記載確為真實的國家，二是近代筆記所載，傳說中由人類或非人類組成的國家，三是遠古著作《山海經》當中的非人類。²⁷這些實證或神話性的國

²² 羅曰褫，江西南昌人，萬曆十三（1585）年舉人。

²³ 楊一葵，字翹卿，福建漳浦人，萬曆二十（1592）年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

²⁴ 慎懋賞，字宇勛，號雲台，湖州歸安人，萬曆年間由監生升為安州吏目。王錫爵門人，與慎懋官為親族。關於其《海國廣記》之重要性，可參見王東平：〈慎懋賞《海國廣記》中的波斯語詞彙〉，收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輯，頁196-211。

²⁵ 張火慶：《《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研究》，頁69-111。

²⁶ 學者推測此書可能是明人根據《異域志》的原書《羸蟲錄》增以圖像；又或者《異域圖志》與《羸蟲錄》同實異名，後者原就帶圖。由於現存版本有限，資料不足，未能確論。鹿憶鹿：〈《羸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58期（2015年12月），頁146-147。

²⁷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75。

家、人種條目在《羸蟲錄》中交錯排列，混雜虛實分際，並且打散歷史時間序列。晚明時期實存之國如朝鮮、日本、爪哇，與史籍實載但至晚明已不復存之國如焉耆、回鶻、大食，以及《山海經》中的神話性族類如狗國、穿胸國、羽民國、三首國，被並置共存於同一書中。²⁸ 此種型態的地理想像，在韓國朝鮮王朝（1392-1910）早期的世界圖中，亦可見一斑。（見圖一）



圖一 天下圖²⁹

²⁸ 同前註，頁 176-177。

²⁹ 此圖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據該館線上提要，此類天下圖於朝鮮朝（1392-1910）早期已見繪製，此圖印製於十九世紀，以早期《天下圖》為底本。<https://www.wdl.org/en/item/2686/>（檢索日期：2018年3月5日）

《羸蟲錄》一書在晚明流行的情況，除了士人學者的談論，現知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刻的《新編京本羸虫錄》，以及胡文煥（1558-？）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行的《新刻羸虫錄》，後者距離《西洋記》刊行的萬曆二十五年，僅四年之隔。胡文煥乃當時藏書、刻書名家，主要以杭州「文會堂」為據點經營其出版事業，同時也在南京設「思尊館」刻書，但仍沿用「杭州文會堂」之名作為商標。³⁰ 目前雖無資料能直接證明羅懋登看過《羸蟲錄》，但以此書在晚明江南和福建地區不斷為書商新編、重刻乃至轉載進入日用類書的情況來看，³¹ 謀生於南京出版界的羅懋登，即使未曾親見此書，對於書中所呈現的異域知識概況，當不陌生。可以說，《羸蟲錄》所代表的是一種在元代的知識觀點基礎上，到明代再加增刪重製的認識結構。然而，羅懋登構想他的西洋世界時，並未選擇這個當時傳播普遍，時空錯亂，人類與非人類並置共存的早期系統。《西洋記》中雖不無精怪，但細審之，全書中西洋團隊必須收服的對象，主要為異國軍隊與他方精通法術的祖師高道，動物精怪乃極少數，而如《羸蟲錄》中所列的神話性族類則絕無僅有。

羅懋登所選擇的，是自明初《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實地航海見聞記錄以降，更為新近關於「西洋」的知識系統，當中所記述的每一個異域國度和山川地理，符實可徵的程度遠高於《羸蟲錄》。儘管為了敘事需要，羅懋登在小說航程經過的三十九個國家中，虛構了女兒國、撒髮國、金眼國和銀眼國四處，但其餘三十五個國家，絕大多數無論就國情風俗，地理位置之遠近次序，依循《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二書之跡清楚可見。少數此二書不載之地名、國名，則在上列其他晚明地理志書中可見著錄。

例如羅懋登在小說第五十一回，蘇門答臘和撒髮國之間，僅用了大約

³⁰ 杜信孚：〈明清及民國時期江蘇刻書概述〉，《江蘇圖書館學報》1994 第 1 期，頁 54-55。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6.

³¹ 何予明：〈書籍與蠻夷：《羸蟲錄》的歷史〉，頁 60-98。

一千二百字的篇幅，插入了故臨、默伽、孤兒、勿斯里、勿斯離、吉慈尼、麻離拔、黎伐、白達九個小國，極為簡略述其風土、物產相關傳說，明顯是為充數之用。但這段文字同時也透露著小說作者組織取材的情況。我們看到：當中孤兒、黎伐、南淳里三國，《瀛涯勝覽》中有載，但「孤兒」應為「那孤兒」（Nakru）、「黎伐」當為「黎代」（Lide）。小說中其餘七小國的敘述，極可能是取自羅日裴《咸賓錄》或與之相近的知識來源。《咸賓錄》現存萬曆十九（1591）年刻本，當中「蘇門答臘」條末附載鄰國：

其鄰有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為寇盜。中國人往大食者，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去。有默伽國，其先荒野，大食有祖師蒲羅啤，徙居其地，取（筆者按：當為「娶」）妻生子，曰司麻烟。生時以足蹙地，清泉湧出，頃之，遂成大井，後泛海遇風波者，以此水洒之，無不頓止。……有那孤兒國，即花面王國也，國小，僅比大村，獠頭裸體如獸類，然人皆犛面，故名。其屬國有勿斯里，經八九十年始一見雨，每兩三年間，必有老人自江中出，國人拜問吉凶，笑則豐稔，愁則飢疫，良久復入水中。其塔頂有神鏡，若他國兵至，則先照。勿斯離，有天生樹，其果名曰蒲蘆，可採食之，次年復生，名麻茶澤，三年再生，名沒石子。吉慈尼，地極寒，春雪不消，產雪蛆，狀如瓠瓜，食之味美，大治內熱。麻離拔，貴人以金線桃花帛纏頭，市用金銀錢。黎伐，國民僅二、三千家，語言動用與蘇門答刺同，亦附蘇門答刺進貢。白達，地多珍寶，人食酥酪餅肉，白布纏頭。兵強，他國不敢侵犯……。³²

《西洋記》敘事中的九國序列，與上引文記載皆同。除了筆者標線處，內容幾全數進入小說中，只是羅懋登將文言轉為口語白話。可以推測小說作者是以《咸賓錄》中九國的敘述為基礎，當中由於《瀛涯勝覽》及《星槎勝覽》中，

³² 明·羅日裴：《咸賓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736冊），卷3，頁28b-29a。

那孤兒與黎代國的記載較《咸賓錄》更為詳細豐富，故羅懋登兼採三書，相互補充。

行經路線、國名之外，再進一步考慮小說內容所涵納的可徵異國知識，則羅懋登的取材範疇，更顯明晰。小說同一回中講述鄭和一行人來到蘇門答臘國，正值其國中政爭。原因是先前蘇門答臘與鄰國花面國征戰，國王戰死。其子年幼無力復仇，故其妻出下一道榜文：「有能為我報復夫仇，得全國土，情願以身事之，以國共主。」³³於是果有一漁翁挺身而出，成功報仇而得其國，眾稱之為老王。而後已故國王之子長成，名為宰奴里阿必丁，「心裏有些不忿得這個漁翁……一日帶了些部曲，把個漁父也是一刀，復了自家的位。」³⁴漁翁之子蘇幹刺則統兵要為父報仇，故王與老王的兩位王子廝殺不下。宰奴里阿必丁向行經此地的大明軍隊求援，鄭和發兵擒獲蘇幹刺，還政於故王王子。此事《瀛涯勝覽》載錄，但除了蘇幹刺，其餘人物僅以國王（故王）、老王、王子稱呼，未載其名。《咸賓錄》「蘇門答刺」條中則加入了「永樂初，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封為蘇門答刺王……既而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敗死，子幼」，³⁵其餘記載與《瀛涯勝覽》所述大意皆同。國王「宰奴里阿必丁」一名，《西洋記》取之改作為王子之名，另說「此國先前的國王，名字叫做行勒。」³⁶若我們檢視《咸賓錄》卷首〈引用外夷姓氏〉，便會發現「行勒」之名正排列在「宰奴里阿必丁」之上。³⁷（見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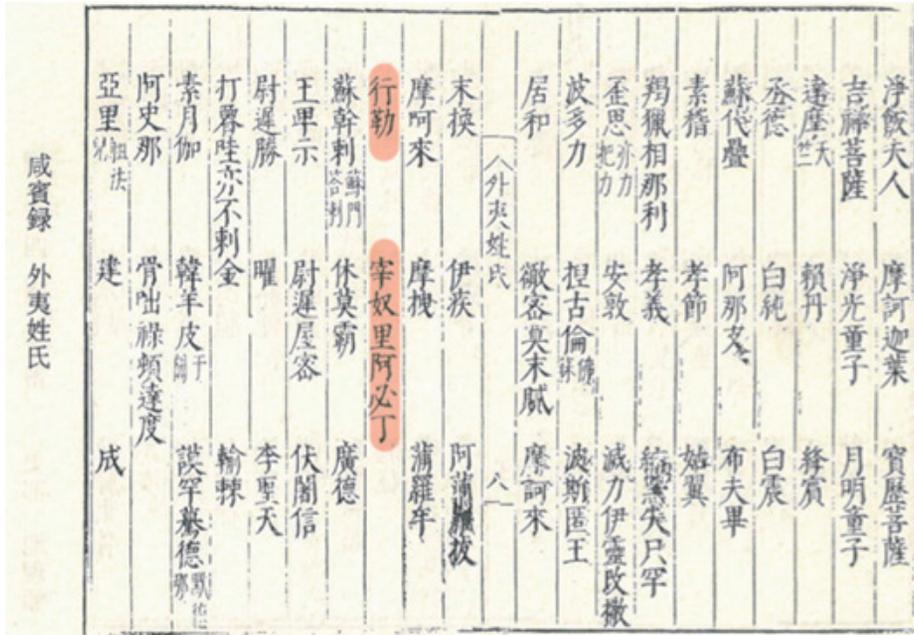
³³ 《西洋記》，51回，頁1377-1378。

³⁴ 同前註，頁1378。

³⁵ 羅曰褫：《咸賓錄》，卷3，頁27b。

³⁶ 《西洋記》，51回，頁1377。

³⁷ 羅曰褫：《咸賓錄》，頁8b。此處二名同列於「西域」類外夷姓氏之下。應屬「南夷」類的「宰奴里阿必丁」之名置於此，應為誤植，而此一無心之誤又被搜尋小說人名的羅懋登，帶入其作品中。

圖二 《咸賓錄》³⁸

此外，《西洋記》所經第一國，占城金蓮寶象國，其國王名「占巴的賴」，三太子名「卜的力」。據《殊域周咨錄》載，永樂年間占城國王確為占巴的賴。時間往前推，元朝至元中，占城國王曾遣使歸附，之後「其子補的立，復負固不服，元數遣重兵臨之。」³⁹ 這位有別於乃父順降，不服元朝的太子「補的」，在《西洋記》中成為反對其父王歸降鄭和艦隊的三太子「補的力」，時代從元代移植到明初，故事的雛形雷同。太子之名多出一「力」字，當是羅懋登或因粗疏或出於遊戲，將記述太子即位的「其子補的立」一語，截用構成「補的力」之名。

³⁸ 據《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1591）劉一焜刻本影印本。

³⁹ 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7，頁246。

不只《殊域周咨錄》和《咸賓錄》，《西洋記》中轉化寫入的事件——包括第三十六回爪哇國王力抗明軍，鄭和下令烹食爪哇番兵；⁴⁰第四十五回在淳淋國遭遇洪武年間遁入南洋的潮州商人、海賊施進卿與陳祖義——皆可見於《裔乘》、《東西洋考》、《海國廣記》等地理史籍中，⁴¹只是如同上述占城、蘇門答臘之例，羅懋登在朝代時間等事件細節上做了些許調動，透露其自實證性地理志書中為小說取材，同時隨小說敘事需要嫁接變造的做法。

這些史籍皆在萬曆年間刊行，其作者或有進士、舉人功名，但官階多不高，遺下生平資料有限。所知較多者：嚴從簡於嘉靖年間曾任行人，「職專捧節、奉使之事」，⁴²雖未曾被派出使，但懷抱「周咨之志」；⁴³張燮，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以博學著稱，其伯父張廷棟亦曾授行人，出始番國，《東西洋考》原張燮應海澄縣令陶鎔之請而寫。⁴⁴羅曰褫《咸賓錄》序文作者劉一焜（生卒年不詳），字元丙、號石閭，與羅曰褫同為江西南昌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亦曾任行人。⁴⁵

此處筆者意不在確鑿小說所有原始素材之出處。此方面學者用力已多，受限於現存資料，亦未必能一一精準考證。考據之外，筆者認為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羅懋登所取材的上列諸書，無論刊行時間或早或晚於《西洋記》，整體而言呈現一近似的認識傾向：歸納上列諸書的序文題辭及凡例，撰作者的本朝當代意識與實用性追求，躍然紙上。嚴從簡特別說明其輯錄原則「多今時事而畧於古者」，原因在於「蓋自漢唐以來，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贅，故但揭其大綱，以見立國之由可也。若我朝之撫馭各夷者，其文典藏諸私館，世莫易窺。

⁴⁰ 其中此事以《殊域周咨錄》所載最詳。同前註，頁 246。

⁴¹ 張火慶：《《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研究》，頁 81-86。

⁴²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6 冊，卷 74，頁 1809。

⁴³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題詞〉，頁 4。

⁴⁴ 薛澄清：〈明張燮及其著述考〉，《嶺南學報》1935 年第 2 期，頁 28-40。

⁴⁵ 張廷玉等：《明史》，第 6 冊，卷 74，頁 1809。

有苟散見於各帙者，必盡著之，以表國家章程之大，以博臣工經畧之猷，祇懼其語焉不詳，未論其擇焉不精。」⁴⁶ 嚴氏表陳其書要點不在復述早期史料中所載各異域邦國舊事，而在搜羅整集「我朝」撫馭各夷的記錄，力求完備。⁴⁷ 羅曰褫在《咸賓錄》「凡例」中，特申言其書於傳統地理概念如「十州」、「九州」乃至「釋家所繪形容有類禽獸然者」：

今一切不載。何也？蓋是編為咸賓而志，非為四夷考也。故凡通貢者載之，若通貢前朝而當代不通，雖紀名正史之國，亦且削去，況諸書務為怪異者耶？⁴⁸

與嚴從簡所見略同，羅曰褫在此亦強調其著錄之「明代性」——以通貢「當朝」之國為主要，並區隔其著作與傳統神怪地理認識之別。而上列地理志書無論目的在了解、和睦或防備外夷，皆與當時明朝在北疆、西南以及東南沿海遭遇的邊患問題，密切相關。強調明代自身的經驗和記錄，從益助邊事、外交的角度立論其作對於處理晚明當時的邊疆問題別具參考價值，是這些書籍共有的特徵。

上述觀察有助我們留意到，羅懋登給《西洋記》的第一層基礎地理架構，其選擇背後隱含的「近代」意識。其所撰序文開篇言「恭惟我皇明，重新宇宙」，表陳明朝建立「一新」天下之意，文末言「今日東事倥傯」，指涉晚明倭寇問題；本朝意識與邊患之思，同在其中。小說中所取用的外交史事，或有前述將元代之事置於明初之例，但挪用或錯放大體節制在此範圍之內，作者並無意全盤打亂歷史時間。過去從個別資料比對的角度考慮，《西洋記》和《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之間，似乎僅是取材抄襲的關係，晚明小說襲取明初

⁴⁶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題詞〉，頁5。

⁴⁷ 雖然時代稍晚，張燮同樣也注意到「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備詳，而明興以來為略……而嘉隆以後尤略」，乃盡力廣採邸報、故老及估客舟人之誦述見聞入其《東西洋考》。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凡例〉，收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冊，頁19-20。

⁴⁸ 羅曰褫：《咸賓錄》，〈凡例〉，頁1a。

「舊」作，何新之有？然而，若將《西洋記》置於由《羸蟲錄》和《殊域周咨錄》所各自代表的異域知識系統重新思考，則我們當注意到，羅懋登的材料選擇，對應的是晚明士人在明初地理志書的基礎上致力增補擴充的知識風氣。當然，《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明代地理志書的撰作，必然也有承繼元代著作如《島夷志略》之處；但在晚明的氛圍裏，搜羅補強明代記載之「略」，才是更迫切的關注點。

換言之，羅懋登所選擇的，是個有別於《羸蟲錄》，相對新近的異域知識脈絡。葛兆光討論利瑪竇將「新世界圖像」帶入中國之後的影響，指出一百多年後乾隆年間繪製的《職貢圖》裏，「那些來自《山海經》的國度和形象便消失了」。⁴⁹ 實則此一消失，就小說材料看，在《西洋記》中已經發生。可以推想，將這些明代地理志書中所載之國情、風俗、物產乃至外交事件轉寫成白話放入小說中，將較為嚴肅的專業知識加以通俗化，在當時很可能是羅懋登設計這部小說的新意所在。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何避免實證異域知識的展示排列，超出讀者好奇心所能負荷，成為陌生隔閡的資訊堆疊？如何在遠方地理實錄的原始骨幹素材之上，經營出一個世界的細節肌理？異域知識的鋪排，如何可能一方面滿足讀者增廣見聞，伸展視野的欲望，同時維繫住殊方遠域和讀者熟悉的認識界域之間的聯繫？羅懋登的做法是在三十九國中，女兒、撒髮、金眼、銀眼四個虛構國度外，再選出金蓮寶象、爪哇、木骨都束、阿丹四國，分別經營三到十一回不等的較長敘事段落；其餘各國則據地理志書內容白話翻譯改寫，無多發揮；如此造成異域知識與虛構故事交錯的閱讀效果。而雖說是虛構故事，羅懋登的想像往往有所本。小說中多處引用、化用《三國演義》與《西遊記》內容，並見機插入〈五鼠鬧東京〉、〈金鯉〉、〈田洙遇薛濤聯句記〉、〈呂洞賓三戲白牡丹〉、〈五戒禪師私紅蓮記〉等晚明流行故事。⁵⁰

⁴⁹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89。

⁵⁰ 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中國小說叢考》，頁264-295。

這般抄襲、穿插、置入的手法，常被視為是作者才力不足所致。但商偉討論《金瓶梅》中日常生活世界的再現，與晚明日用類書展現的新興知識構造，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此番洞見打開了我們理解《西洋記》拼貼創作傾向的不同可能。⁵¹ 有別於《三國演義》、《水滸傳》與《西遊記》的長期積累，《西洋記》和《金瓶梅》成書時間相近，二書皆為晚明作者之創作，⁵² 同樣大量引用前代、當代各類文本。差別在於，《金瓶梅》作者以凡夫商賈西門慶為主人翁，日用類書無疑是其建構小說日常世界的絕佳材料；羅懋登選擇的則是一個勾連當時邊患話題的國初遠航事業，多從明代地理志書與傳說故事中取材。

相對於《金瓶梅》視角內轉入縣城人家門戶內，貼近時人生活的大小活動，取用日用類書中所能提供的酒令、曲詞、文書等大量日常性文本，形成小說彷彿無盡蔓延，「過度」的敘事特質；《西洋記》面對的問題是「填空」與「調和異同」，其背後反映出羅懋登及其預設讀者世界認識延展的大致幅度與邊際。在《西洋記》的地理認識中，來自《山海經》的三首、三身、羽民等神話性國、族已然不復存在；小說敘事大致沿著鄭和實際航海路線進行，西海盡頭乃說「阿剌比」語言的回回天方國，這是從時空錯雜朝向實證地理概念的前進。一個某國在世界版圖某處的概念逐漸成形，引人了解探知的好奇。然而進一步聚焦放大，一個遠方地名究竟可能如何被接近、理解？新近異域知識內容與小說作者、讀者原有的認識理路，如何相接互塑？以下我們進一步檢視，羅懋登如何透過穿插和嫁接，將陌異遠方風俗、名物的條列敘述，包夾在讀者熟悉的故事傳說或敘事模式中，在地理志書中異域知識所構成的骨幹之上，涵納一個相對親切的故事文本的世界，在新與舊、陌異與熟悉的元素之間中介調節。

⁵¹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g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Wang and Wei Shang eds.,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63-92.

⁵² 相關討論可參見黃霖：〈《金瓶梅》的成書與問世〉，《黃霖《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頁79-90。廖可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文獻》1996年第1期，頁42-44。

二、世界的肌理

(一) 胡僧與回回

《西洋記》領航四人的安排，與《西遊記》可供類比之處，學者已經指出。⁵³ 小說中下西洋的領導團隊共有四位——燃燈古佛轉世的金碧峰長老、斬妖除魔的道教真人「張天師」、出身回回的鄭和以及漢族兵部尚書王景弘。金碧峰的神通廣大可比孫悟空；張天師法力不如金碧峰卻心懷妒忌與之爭勝，這點類似豬八戒；鄭和作為下西洋名義上的領隊，但實際能力作為有限，近似唐僧；王景弘則如沙僧，都是性格並不鮮明擔任輔助作用的旅行團隊第四人。

連貫上節所論《西洋記》行銷海外知識內容的編寫意圖，我們還當注意到小說中領航四人角色的胡漢配置。細觀人物形塑與敘事細節，我們不難發現羅懋登著力增添鄭和隊伍「異國色彩」的意圖。金碧峰和張天師一雙佛道掌管天界妖魔，鄭和與王景弘一回一漢掌理軍務行政。四人之中，出身梵、回文化之人，在道力、位階上更勝一籌。全書故事從燃燈古佛轉世投胎降生說起，也可見金碧峰才是全書的靈魂人物。

《西洋記》開篇從天地開闢一路連結至九流三教，孔子、釋迦牟尼佛及老子太上老君並列三教聖人，表面上不出神魔敘事傳統。然小說自第二回金碧峰尚未投胎前，便已開始著意鋪陳其主角人物的「西方」出身，而此異域色彩，又與晚明旅遊勝地杭州城的著名地景，結合交織。羅懋登如此結構小說中的域外和本土元素：燃燈古佛在下世之前，先赴杭州外海補陀落迦山（普陀山），向觀世音菩薩探問中國何處有善人寶地，宜於降生。透過此一段落，作者先歷數普陀山上名峰勝景，帶領讀者遊觀一番，最後菩薩取俗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指引燃燈古佛投胎杭州善人金員外夫婦家。這員外夫婦家，恰巧就在

⁵³ 參註 5，Roderich Ptak, pp.119-121.

西湖邊上與淨慈寺距離百步之內。作者再次透過燃燈古佛的眼光，從鳳凰山、南北高峰、西湖、岳武穆王祠，一路看進淨慈寺中的殿宇、佛像，最後述及淨慈寺與寺前雷峰之來由：

這寺叫做個淨慈寺，……那峰叫做個雷峰。……原來這個山峰不是杭州城裏堆積的，是西天雷音寺裏佛座下一瓣蓮花飛來東土，貪看西湖的景致，站著堤上，猛然聞金雞三唱，天色微曛，飛去不得，遂成此峰。後有西僧法名慧理，說他這一段的緣故，故此叫做個雷峰。周顯德中蓋造佛寺，就取雷音清淨慈悲之義，故此這寺叫做個淨慈寺。老祖本是西天的佛祖爺爺，見了這個雷峰淨慈寺，俱是西天的出身，正叫做是：「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他自無量生歡喜，說道：「道在邇而求諸遠，得之矣，得之矣！」轉身便向金員外家裏來。⁵⁴

這段文字首先訴諸於晚明江南讀者熟悉的景點。杭州西湖旅遊以及相關書籍之出版，宋代已盛，明代嘉靖以降，又見另一波高潮。嘉靖間田汝成（1503-1557）《西湖遊覽志》的記載與萬曆後期釋大壑（1525-1576）《南平淨慈寺志》之刊刻，皆明示淨慈寺與雷峰乃當時知名地景。⁵⁵

但取諸時俗所尚只是羅懋登結構其小說內容的第一步，我們還當注意到，接下來作者講述的雷峰來由，其實又是「中西嫁接」的策略。「淨慈寺」（位於今杭州西湖南岸）確實建於後周顯德年間，寺前有雷峰，寺後山上有蓮花洞。然而「雷峰」之名，史書記載乃因「郡人雷氏築菴居之，故名」，⁵⁶小說中託「西僧」慧理言雷峰乃因「西天雷音寺裏佛座下一瓣蓮花飛來東土」而得名，則屬子虛，是小說作者以慧理命名「飛來峰」（位於西湖西岸）之事為雛形，錯雜虛實造生新意。慧理為「飛來峰」命名，自宋代董嗣杲《西湖百咏》至明代《西

⁵⁴ 《西洋記》，2回，頁49-50。

⁵⁵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卷4期（2013年12月），頁96。

⁵⁶ 宋·潛說友：《浙江省咸淳臨安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冊，卷23，頁21a。

湖遊覽志》、章潢（1527-1608）《圖書編》、吳之鯨《武林梵志》等眾書中皆載。茲引《西湖遊覽志》：

飛來峰，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登而嘆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僊靈隱窟，今復爾否？」因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峰曰飛來。⁵⁷

東晉時期訪華天竺僧人慧理見杭州一靈秀蒼峰，思及母國靈鷲山，如此聯想，既連結了中、印自然山色景觀，亦暗含釋教法門分支東傳中國之意。《西洋記》的晚明讀者或許未必人人感此深意，但此一傳說故事卻無疑將此杭州地景及其天竺來歷鑲嵌一處。敘事中的「西僧」人物與佛國靈山，使「飛來峰」無論名號或意涵皆散發著「異國」趣味。

小說中羅懋登在廣為人知的「飛來峰」傳說之上，再疊上一層「西天雷音寺」蓮花瓣落成「雷峰」的想像，一方面雙重強調這些西湖名山的「天竺」來歷，為稍後長成「二十上，三十下，一嘴的連鬚絡腮鬍子」，⁵⁸「碧眼高鼻」金碧峰之登場鋪陳。另一方面，新添的飛來蓮花瓣說，微妙轉化了「飛來」此舉的內蘊。慧理口中飛來峰之來，莫名所以，「不知何以飛來」。郎瑛（1487-1566）《七修類稿》中評論「飛來峰」傳說：「……後世又於峯洞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⁵⁹雖是批評之語，亦透露出後人恐外來之物非本地原生，隨時可能「復飛去」的心理。羅懋登創造解釋蓮花瓣「飛來」之說，則全然去除了如此憂心之必要。西天雷音寺佛座下的蓮花瓣乃是因為深受西湖景致之美所吸引，陷入其中忘卻時間。原本飛來峰「西還」的隱憂，在雷峰，轉成因西湖攝人之美，使西天靈物沈醉其中「飛去不得」。

《西洋記》此處的西湖地景描繪，既投合當時旅遊風氣，又透過史事、

⁵⁷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卷10，頁7a-b。

⁵⁸ 《西洋記》，1回，頁107。

⁵⁹ 明·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3冊），卷21，頁12a。

傳說在這代表晚明江南繁華的城市中，營造凸顯出一個胡漢往來，特別是西土人、物「東來」的歷史文化空間，映襯之後大明艦隊的「西去」之行。也正是在此雷峰與飛來峰環抱的空間中，燃燈古佛投胎長成的色身正式完成了其命名儀式，成為「金碧峰」。燃燈古佛投胎金員外夫人腹中後，一降生，平日志誠信佛的員外夫婦即坐化仙昇，孤兒由淨慈寺雲寂長老收養，九歲悟道，之後敘事迅速跳接至悟道後的孤兒能說善談，受杭州佛教徒眾邀請至飛來峰下的靈隱寺講經，廣受歡迎。與《西遊記》中的孫悟空相同，這兩位西行小說的主角初始皆無姓名。孫悟空由於自石卵中蹦出，無父無母；金碧峰由於父母雙亡，在淨慈寺時雲寂長老呼之為小徒弟，於靈隱寺中信徒會眾稱之小師父。小師父數年後長大成人卻仍無名，會眾們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討論給師父上何徽號：

內中有等看眼色的，說道：「這位師父胡僧碧眼，合就號做個碧眼禪師。」內中又有等信鼻子動的，說道：「這位師父鼻如峰拱，合就號做個鼻峰禪師。」內中又有等山頭上住的，說道：「這位師父前日出家淨慈寺，在雷峰之下，今日講經靈隱寺，在飛來峰之下，合就號做個雷峰禪師，合就號做個飛峰禪師。」⁶⁰

無論碧眼、鼻峰、雷峰、飛峰，都是承接上述的西域、天竺符號系統，強調金碧峰的胡人外型。

然而羅懋登取材的層次尚不止此。金碧峰禪師，史上確有其人，姓石，名寶金，號碧峰，元末明初生於乾州永壽縣（陝西西安）之西域胡人，「棄髮存鬚，得禪家玄竅，尤精陰陽數術。聖祖〔筆者按：朱元璋〕召問佛法鬼神及脩煉，語甚合。」⁶¹ 主要傳記資料見於宋濂（1310-1381）〈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峰金公舍利塔碑〉與杭州人葛寅亮（1570-1646）《金陵梵剎志》中的〈碧峰寺起止記略〉。羅懋登取用其中哪些細節放入小說，學者已條列指出。⁶² 歷史

⁶⁰ 《西洋記》，4回，頁105。

⁶¹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718冊），卷39，頁2a。

⁶² 廖可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頁24-46。

上的金碧峰精通陰陽數術，元明之際方士奇人如冷謙、周顛、張中、張三丰等人皆曾往來參謁，傅維鱗《明書》列之於「異教傳」之首，得其真傳弟子中有後來成為永樂緇衣宰相的道衍（姚廣孝）。史傳記載中的金碧峰，已帶神異色彩，進入小說後幻化更甚，可說是繼承了中國神異僧敘事傳統。⁶³

然而除了指出小說取材來源與承襲傳統，以小說為主體，我們還當進一步觀察思考，羅懋登為何選擇金碧峰？又如何改造史傳中的記載？改造的意圖或效果為何？不僅《金陵梵剎志》詳載碧峰寺始末，朱曰藩（嘉靖 23 年進士）、袁中道（1570-1623）、何白（1562-1642）等文人皆曾遊訪此寺遺下詩文，⁶⁴可見晚明時期碧峰寺在南京城仍是明顯的地標。《西洋記》最末舉南京城中與鄭和下西洋相關之寺宇內碑、文收束全書：「靜海寺有篇《重修碑》可證，天妃宮有篇《御制碑》及《重修記》可證，碧峰寺有篇《非幻庵香火記》可證。」⁶⁵非幻庵與碧峰寺同在南京城南碧峰山。此庵乃為金碧峰死後，繼任住碧峰寺的弟子非幻禪師所建。⁶⁶載錄其事跡的〈非幻大禪師誌略〉與〈碧峰禪師寺碑略〉在《金陵梵剎志》中前後並列，羅懋登亦將非幻納入小說中，也擔任碧峰長老之弟子。從杭州雷峰、飛來峰到南京城中的碧峰寺，羅懋登再再召喚著江南兩大出版城市中，胡僧來華的空間記憶。

⁶³ 此一觀察感謝廖肇亨教授提點。相關研究可參見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丁敏：〈從漢譯佛典僧人「神通」到《高僧傳》僧人「神異」：佛教中土化過程的考察面向〉，《政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2010 年 12 月），頁 85-122。

⁶⁴ 如明·朱曰藩：〈九日許仲詒、顧懋涵邀遊碧峰寺晚酌兩華之顛二首〉，《山帶閣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0 冊），卷 3，頁 9。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東遊記一〉，《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中冊，卷 13，頁 563-565。明·何白：〈過愚公碧峰寺萬法庵〉，《汲古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叢書》第 177 冊），卷 15，頁 23b-24a。

⁶⁵ 《西洋記》，100 回，頁 2709-2710。

⁶⁶ 非幻禪師事跡可見於〈非幻大禪師誌略〉，與〈碧峰寺起止記略〉同收入《金陵梵剎志》。

羅懋登雖取材於實人實地，但這些實事進入其神魔敘事後，大幅變化。細審小說作者如何想像，藉何渲染，他其實是在讀者熟悉的山水地景中，重新經營、安排金碧峰在小說中的形象與位置。《西洋記》中金碧峰生長、成名於杭州而非史實中的陝西；南京碧峰寺之名直至小說最末方才出現，金碧峰之得名，與史實中的碧峰寺無涉，而是出於「飛來峰」與峰下靈隱寺中的講經會「碧峰會」：「因是飛來峰油澄澄的，就像胡僧眼碧，故此取名為『碧峰會』。」小說完全倒轉了法號與建物之間的邏輯關係，非如史上因碧峰禪師名動京師君王公卿，故朝廷飭令以其號命名寺院；而是信眾聯想比賦，就近取山色命名講經會，會名再轉為講經師父徽號。帶領會眾討論的會首最後結論的命名邏輯如此：「可知哩，這會叫做個『碧峰會』，這位師父是個會主，我和你們不過是個會中的人，既是會主，就號做個碧峰長老何如？」⁶⁷ 此處解釋金碧峰之命名，全就表象取義。命名的重點不在名號內涵，而在強調會眾與金碧峰之間共聚一會的關係。史籍中不載金碧峰得此名號之來由，羅懋登則在小說中杜撰金碧峰的命名過程，讓會眾的群聚共論取代祖師為高徒命名的敘事傳統。從宗教正典的立場觀之，此番改造無疑荒唐俗氣；然而就明清小說發展的歷程而言，從精心設計引入預期讀者熟悉的城市地景，到小說中讓聽經會眾參與主人翁的命名，皆透露著《西洋記》寫作的讀者取向。歷史上的神異高僧到了小說中不再神秘高遠隱身聖山古剎，而是在旅遊勝地西湖靈隱寺講會中，繼續針對其「連鬚絡腮鬍子」⁶⁸ 的外型，向信徒解釋。

《西洋記》拿「碧峰長老一嘴連鬚絡腮鬍子」大作文章，不僅是將史籍中金碧峰「棄髮存鬚」的記載，直白通俗化，也是在強化金碧峰西域外型的同時，重新調整「胡僧」形象的內涵。回到羅懋登寫作的晚明小說語境，「胡僧」，相對於長期流行的西遊記故事中以玄奘為代表的「唐僧」，往往和域外玄秘知識及情色敘事密切關聯。除了《金瓶梅》中外型如陽具施予西門慶強力春藥的

⁶⁷ 《西洋記》，4回，頁106。

⁶⁸ 同前註，頁107。

胡僧，《英烈傳》、《僧尼孽海》、《西湖二集》、《禪真後史》等晚明清初諸作中，作為情色符號的胡僧屢見不鮮。⁶⁹《西洋記》中，羅懋登賦予「胡僧」引航西行之大任，透過取材自元明之際知名異域僧人，改造胡僧形象。除了金碧峰，小說第四回「先削髮欲除煩惱，後留鬚以表丈夫」的回目文字，出於另一位元明之際名僧見心來復（1319-1391）之記載：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⁷⁰

來復後因胡惟庸案牽連，遭明太祖下令處死。大約文網所致，明初載其生平記錄者有限，明中葉與之相關的記載、傳說則廣見流傳，但說法不一。⁷¹就考察羅懋登的改寫策略而言，上引《七修類稿》之記載是否符實並非要點。顧應祥（1483-1565）《靜虛齋惜陰錄》「釋教中不剃鬚者」條中言其「向在南京牛首山見金碧峯像，亦不剃鬚。但不知復見心曾剃否？」⁷²以此與《七修類稿》所載同看，可知金碧峰「棄髮存鬚」之形象，至少到十六世紀中後期在南京寺院中仍然可見，且見心來復與金碧峰在時人心目中乃同類之屬，皆為西來長髯豐鬚高僧之代表。

借取明初歷史人物記錄重塑胡僧形象外，羅懋登進一步將小說中的金碧峰置入當時流行，讀者熟悉親切的傳奇故事脈絡。此處詢問僧人為何削髮存鬚

⁶⁹ 薛英杰：〈異域想像與文人觀念：論晚明清初通俗小說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122-128。

⁷⁰ 郎瑛：〈明天淵〉，《七修類稿》，卷47，頁5b。

⁷¹ 關於見心來復之生平，可參見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以見心來復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黃敏枝先生指導，2005年）。關於其出身之傳說與史實考辨，參見陳學霖：〈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明代人物與傳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3。

⁷²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2冊），卷12，頁5a-b。

者，不再是帝王，而是信眾。金碧峰則選擇聽講會眾席地幕天的浴佛之辰，施展神通，示現關羽和虬髯客形象，解釋其為何留鬚：

碧峰長老弄了一個神通，問聲道：「那丹墀裏左側站的甚麼人？」四眾人等起頭看時，果真丹墀裏左側站著一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抹朱，鳳眼蠶眉，美髯絳幘。碧峰長老道：「你甚麼聖賢？」那聖賢道：「手擎三國，腳踏五湖，人人道我，美髯丈夫。」

碧峰長老又問道：「那丹墀裏右側又站著甚麼人？」四眾人等起頭看時，又只見丹墀裏右側也站著一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靛青，環眼劍眉，虬髯絳幘。碧峰長老問道：「你是甚麼聖賢？」那聖賢道：「不提漢末，只說唐初，人人認我，虬髯丈夫。」

四眾人等站在班上，齊聲道：「阿彌陀佛，無量功德。」碧峰長老道：「不是阿彌陀佛，一個是美髯丈夫，一個是虬髯丈夫。爾眾生哪個像丈夫？」四眾人等齊聲上啟道：「左班有鬚的像丈夫，右班無鬚的便不像丈夫。上班鬚多的像丈夫，下班鬚少的便不像丈夫。」碧峰長老得了眾生這句話便起，一手捻著自己的鬚，一手指定了眾生，問聲道：「我的這鬚，可也像丈夫麼？」四眾人等如夢初醒，如醉初醒，齊聲道：「弟子們今番卻解脫了，老爺是『留鬚表丈夫』。」⁷³

此段敘述無疑遊戲文字。問答、手勢、啞謎、受點撥者「如夢初醒」的頓悟，皆是禪宗教法之特色。但這裏受點化的並非具備證道開悟傳承法脈慧根的個別高僧，而是中下之質的群眾；啞謎開解的基礎，在於美髯長鬚的表象形似，難有深層意蘊。小說作者戲擬禪教奧義，製造淺俗趣味以饗其通俗讀者之意，清楚可見。再進一步觀察，《西洋記》雖缺乏闡述內在明心見性，修真了道之理的興趣，書中大量涵納錯置的人、物名相，發展的卻是不同性質的認識框架和意義指涉。

相對於宗教奧義，豪傑出入中土海外的行跡，才是羅懋登關注的重點。關

⁷³ 《西洋記》，5回，頁113-115。

羽武藝高強，忠心漢室，謹守兄弟之義，作為儒家「忠義」大德的表率，大致可說是此一歷史、文學人物所象徵的主要內涵。小說第五十二回，受鄭和派遣進入蘇門答臘國邊境山中尋找鳳凰蛋的士兵王明，途中還巧經一座祀奉關羽的「義勇武安王」廟，夢中得關羽傳授刀法。王明心中稱歎：「關老爺你好顯應也，就是西洋夷狄，也曉得祀奉你也」。⁷⁴這是中原英雄神蹟跨足西洋。《唐傳奇》中著名而無真實姓名的胡人虬髯客，則是隋末亂世之時，入長安有意逐鹿中原之神秘豪雄。後虬髯客透過李靖友人得見少年李世民，知此人乃真命天子將得天下，乃放棄中原之志，轉圖東南千里外，聚得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這是西域英雄入中原，最終出海立業。儘管羅懋登筆法遊戲，似乎並列關羽和虬髯客，只是信手拈出兩位著名美髯丈夫，故作趣味解釋。但任何熟悉中國文史典故者，不免要注意到兩位人物之間，漢／胡，中土／東南海上，儒家忠義典範／神秘異族豪士的交錯對照。

關羽和虬髯客的組合引領我們注意到金碧峰下西洋團隊，胡漢並存的特質。一般認為下西洋艦隊所代表的「華」，其內質值得再思。小說中羅懋登環繞著金碧峰的出場，連結牽引一連串天竺、西域聖山異僧東來的意符系統，繼而在靈隱寺會上，交疊金碧峰、關羽及虬髯客三位「留鬚丈夫」形象，召喚異僧豪俠往來東西的文化歷史記憶，如此一步步將敘事帶入小說主人翁即將展開的西洋之行。

《西洋記》中的領軍元帥鄭和，則是羅懋登用以經營小說中「回回」元素的樞紐。近年歷史學者主要利用〈非幻庵香火聖像記〉及相關碑文，指出鄭和受菩薩戒於道行，晚年傾心釋教。⁷⁵羅懋登於小說結尾處特標舉此記，並於萬曆二十五年版《西洋記》末附上此記全文，對於鄭和的佛教信仰當非無知，但其小說中所刻畫的鄭和形象，佛教元素卻渺。小說作者的構想中，明顯是欲藉鄭和鋪排出中古時期佛教東傳後，宋元以來第二波「中西交流」的印記——

⁷⁴ 同前註，52回，頁1415。

⁷⁵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收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十週年紀念專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下冊，頁175。

回回文化。鄭和統領的大明軍隊，在金蓮寶象國出戰的明軍將領沙彥章，自言「末將祖籍出自西域回回，極知西番的備細。」⁷⁶ 出戰爪哇國蠻將的西征游擊將軍馬如龍，未出征前在中國任神機營坐營，「原也是個回回出身。」⁷⁷ 三十八回中，一群明朝士兵面對變化出七十二個分身的王神姑，試著討論分辨當中哪一個為真：「內中又有一個軍士……原是個回回出身，本家開一瓣古董鋪兒，專一買賣古董貨物，車渠瑪瑙問無不知，寶貝金珠價無不識。」⁷⁸ 西域回回驍悍善戰和長於商品買賣的文化形象，種族、文化、軍事、商業的連結運作，羅懋登一一構織進入其小說世界之中。

此外，羅懋登分配金碧峰、張天師及鄭和三個角色功能，特別突出鄭和掌握異邦地理知識和多國語言的「中介」能力。鄭和麾下有一群名為「夜不收」的探子，西洋艦隊每近一國，「夜不收」專門負責潛行蒐集情報。小說作者說明：「怎麼南朝的夜不收會到西洋體探軍務消息？原來三寶太監是個回回出身，他知道西番的話語，他麾下有一枝人馬，專一讀番書，專一講番語，故此有這一班夜不收，善能打探消息。」⁷⁹ 進入異域外邦，掌握對方訊息的重要性不在話下。《西遊記》中，取經人到一新地界，孫悟空多要叫出土地公，查問一番當地妖精活動的狀況，透過守護一定轄區的社稷之神取得訊息，此中預設著一種親切的世界感。無論行至何處，世界多大，同一神道官僚系統下的地方神祇，皆可隨時接受主人翁的徵召，提供管轄地之現況。到了《西洋記》，土地公的功能大幅滑落，探子必須「讀番書」、「講番語」。書中知識和語言作為理解異地陌生人文之媒介的重要性，羅懋登特意表出。稍後作者再一次以誇張戲筆，直接敘述了鄭和自身的語言能力。此時下西洋艦隊初至女兒國，因為男女有別，苦無管道進入，最後鄭和決定喬裝女兒入關。到關下，「曉得八十三種蠻紇縫的聲口」的鄭和「即時間調轉個番舌頭，說出幾句番話」，順利進入

⁷⁶ 《西洋記》，27回，頁717。

⁷⁷ 同前註，34回，頁925。

⁷⁸ 同前註，38回，頁1035-1036。

⁷⁹ 同前註，28回，頁747-748。

女兒國。⁸⁰

小說第八十六回，西洋團隊進入此行的最後一個人間國度——天方，作者特別指出回回出身的鄭和如「回龍顧祖，好不生歡喜，贊念經文，頂天禮拜」，⁸¹ 並且透過抄錄轉用《星槎勝覽》與《瀛涯勝覽》中的記載，提供對此西方文化之邦具象的描繪：

國王人物魁偉，一貌堂堂，頭戴金冠，身穿黃袍，腰繫寶嵌金帶，腳穿皮靴，說的都是阿剌比言語。跟隨的頭上纏布，身上長花衣服，腳下鞋襪，都生得深紫脛色。⁸²

史上鄭和出身穆斯林世家之實事及其回漢多重文化生活經驗，在小說中轉透過其切換自如的語言聲口表現。羅懋登以鄭和為中心，連結西域籍將領和夜不收探子們，在小說中敘寫出一個活躍精幹的回回團隊。

我們或許可以說，明初時期承繼色目人大量入華的元代，羅懋登如此描述不過是忠於史實。然而更細緻思考，晚明時期小說中，如此著意於標誌、經營如前文所分析回、胡、漢文化元素之作，實為罕見；小說作者調度手邊可用之異文化材料的心力，一再召喚、想像著一種華夷混雜的多元文化語境。可以說，羅懋登不無遊戲之意類疊連綴的地名、文化符號，其實是畫出了東西來去往還多層次的歷史軌跡，在本文第一節中所論，《西洋記》取自地理志書的基礎結構之上，帶出了另一層時間向度。支撐小說大體結構的知識骨幹，宛如平面地圖上的一條航道；在其敘事文字肌理內部，作者則試圖透過匯集、重組回、胡與漢文化符號，營造多方投射看待世界的可能。在羅懋登的想像中，一個漢族或漢化團隊，已然不敷使用。欲完成西航之行，需要漢、回、胡以及金碧峰真身燃燈古佛所代表的，無限時間之流中積累而成的老成之知，共同運作。三

⁸⁰ 同前註，46回，頁1244。

⁸¹ 此段引文《古本小說集成》本中缺頁。另見《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清·步月樓本（收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雙紅堂文庫全文影像資料庫 <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卷18，頁9a-10b。（檢索日期：2018年3月5日）

⁸² 《西洋記》，86回，頁2341。

者各有職掌：鄭和掛「征西大元帥」之印，角色設定為總領軍務之統帥，主管軍事行政。當明軍遭遇西洋仙道，將士不敵時，多由道士張天師出馬鬥法。天師力有不逮，最後便由國師金碧峰出手相助。鄭和管理人事；天師施展道法；金碧峰作為燃燈佛祖的化身，古今四方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到；三者間內涵人→天→無邊認識界域之等差。

(二) 地圖與犀牛

而金碧峰與張天師無限與有限之知的等差，除了角色職能上的分工，亦勾連異域知識及經驗擴張之下，小說家對於他方世界的認識樣態與描摹揣想。小說強調金碧峰之真身燃燈古佛乃過去佛，是「三千古佛的班頭」，「釋迦牟尼佛……如來授記之師父」。⁸³ 選擇無數劫前為釋迦牟尼授記，預言其將成佛的「過去佛」作為金碧峰真身，是取佛教無盡遷流的時空觀，作為佛之於道更勝一籌的理據。是故第十二回張天師尋金碧峰鬥法，天師自負「我是與天地同休的天師，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你豈不知道？」⁸⁴ 金碧峰則心想：「我生時還沒有日月，哪裏有天地？這三教九流，都是我們的後輩，何況一張真人乎！」⁸⁵ 就存在的宇宙時間而言，燃燈佛彷彿來自無始之始，三教聖人與張天師皆無可比擬。

時間的無限延伸，帶來空間經歷的擴充。當金碧峰鬥法勝過張天師，皇帝前來就下西洋事請教，兩人問答如此：

聖旨道：「此去路程，國師可曉得麼？」長老道：「略節曉得些。」聖旨道：「國師曉得路程，還是自家走過來？還是書上看見來？」長老道：「貧僧是個游腳僧，四大部洲略節也都走過來。」聖上聽見他說四大部洲都已走遍了，心上老大驚異他，說道：「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⁸⁶

⁸³ 同前註，1回，頁15。

⁸⁴ 同前註，12回，頁295。

⁸⁵ 同前註。

⁸⁶ 同前註，14回，頁370。

此處宗教神話性的無窮時空觀，又經一轉，在燃燈佛化身金碧峰與人間帝王針對出洋計畫的對答中，化為知識優勢。相較於鄭和與麾下夜不收們得自書籍的域外資訊，金碧峰四大部洲「自家走過來」的親歷見聞，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但親身訪察所支撐的見聞真確性（authenticity），只是建立知識權威的要件之一。親歷者的見聞，在小說中還必須從個人的智識系統中再輸出傳遞，形成可以為他人接受、使用的內容。真確性與表現性（representability），缺一不可。這也是為何皇帝有此一問：「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皇帝原意，是欲請金碧峰就其所行路程，「略節說來」。不過西洋路程，數回前張天師上奏秦始皇所製之傳國璽隨元順帝消失於西番地界時，早已連帶說與皇帝聽過，⁸⁷ 只是張天師所言，乃書上文字記載。此處神通智識更勝一籌的金碧峰，提出了較「口述」更具「刻劃」效果的表現方式。

長老道：「口說無憑。貧僧有個小經折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

聖上接著，放在九龍金案上，近侍的展開，龍眼觀看，只見一個經折兒盡是大青大綠妝成的故事。青的是山，山就有行小字兒，注著某山。綠的是水，水就有行小字兒，注著某水。水小的就是江，江有行小字兒，注著某江。水大的是海，海有行小字兒，注著某海。一個圈兒是一國，圈兒裏面有行小字兒，注著某國。一個圈兒過了，再一個圈兒，一個圈兒裏面，一行小字兒，注著某國某國。畫兒畫得細，字兒寫得精。龍顏見之，滿心歡喜，說道：「國師多承指教了！萬里江山，在吾目中矣！」⁸⁸

這份經折，顯然是一份地圖。然而當中的敘述文字，又透露出依違於實證思維與模糊聯想的中介性。一方面，羅懋登賦予這份經折地圖高度知識權威。金碧峰不僅四大部洲皆「自家走過來」，並將行遊之地收束於此精細工筆圖冊之中，一一描繪註出山海江河各國位置、名稱。收萬里程途於眼底的地圖一展開來，即刻壓倒張天師的聲音口說，成為更強勢的表述世界的方式。相對於口說敘述

⁸⁷ 同前註，9回，頁239。

⁸⁸ 同前註，頁371-372。

只能隨聲音暫留、消逝，地圖展現如神一般居高鳥瞰，天下四方各地位置井然排列的全知視野。

熟悉明代文化史的現代讀者，在此大多不免揣想羅懋登此處「經折地圖」的設計與晚明輿地知識發展傳播，⁸⁹兩者間的關係。此時期地圖學上承元代西域回回帶入的世界地理知識，羅洪先（1502-1564）在元人朱思本（1273-1333）《輿地圖》的基礎上擴充的《廣輿圖》，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初刊至萬曆七年（1579）之間，目前學者考察所見至少有六個版本。⁹⁰至晚明歐洲傳教士帶來更新的學問技術，萬曆十二年（1584）傳教士利瑪竇在廣東肇慶刻印了中國第一幅依照西洋方法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此圖於十六世紀前後在南昌、蘇州、南京、北京刊刻至少十二次。⁹¹我們或許難以確鑿羅懋登曾親見何種地圖，但小說此一橋段的設計無疑透露出其作者對於此一知識物件的興趣。此處出示地圖的金碧峰，其神能智慧，相較於過去小說中神異僧的敘事傳統，新添上了應用實學的面相。暨第一本地圖經折之後，金碧峰上呈第二本經折載錄下西洋的人數、職司分配，第三本經折詳列所需船艦的種類、規格。「經折裝」原為佛教經典常見的裝訂形式，⁹²此處三部經折集合輿圖、軍事及航海細項安排，具體而微地表現出羅懋登置換、捏合超越性與世俗性知識的手法。一方面，金碧峰內蘊著佛教無限大千世界中，燃燈佛超越時空的大智慧。西洋途中眾人無法辨識，無力對治者，最終皆需仰賴國師的全知大能。另一方面，其智慧在

⁸⁹ 關於晚明地理知識的擴張及其思想史意涵，參見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作為思想史文獻的古代中國的世界地圖〉，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16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頁44-71。

⁹⁰ 任金城：〈廣輿圖的學術價值及其不同版本〉，《文獻》1991年第1期，頁118-134。

⁹¹ 洪業：〈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78。

⁹² 「經折裝」改良自「卷軸裝」。相較於必須從頭到尾全幅展開依序閱讀的「卷軸裝」，「經折裝」既可全幅展開，又可隨折翻頁，更方便檢閱書中內容，使用方式也更有彈性。

「面聖」時化為實務性的知識技術展現，古佛高僧自在神通的精神性意涵，導向物質性實體。佛經中所強調的無盡大千世界，⁹³ 經金碧峰配合世俗需要另製成地圖一幅，使「萬里江山」盡收於帝王眼中。晚明坊間有《掌中宇宙》⁹⁴ 一書流通，與此處帝王展讀的「掌中西洋」，概念上可說異曲同工。

但我們也不當忽略，這段描寫地圖的文字，並非如先前張天師的西洋地理報告，一一明言實際的國名、地名。相反地，這段文字描述的是地圖的繪製與標記原則——「青的是山……綠的是水……水小的就是江……水大的是海」，山、水、江、海與各國旁邊「就有行小字」，好似在引導地圖與小說的讀者，如何觀看、閱讀這樣新奇的知識產品。這段敘述複疊排比的句式，形成一種舒緩伸展的節奏：「一個圈兒是一國，圈兒裏面有行小字兒，注著某國。一個圈兒過了，再一個圈兒，一個圈兒裏面，一行小字兒，注著某國某國」。在這樣的文字韻律當中，具體的地名成為次要，反而是隨著經折地圖的開展，觀者視線的移動，山海各國連綿遞進，一地接一地，一國復一國，營造出想像地界彷彿無限延伸的可能。

這是一段結合了實證認知與感覺想像的地圖敘述。如果金碧峰上呈經折神通壓倒張天師，標舉的是地圖所代表的實用智識與知識權威；那麼此處概述式不無詩意的地圖描述，訴諸的是讀者面對經地圖具像化的世界圖像，可能的感覺反應。小說文字述及地圖上各國只是一個個圈形輪廓，似乎暗示當時通俗世界知識的局限，尚未能進入各國細部狀態；而同時這些圈兒並無明顯中心邊緣之分，整段文字更突出的是隨著經折展開，圖像邊界層層延展的認識路徑方向和過程感受。似乎此刻小說敘事描繪出了中國中心的朝貢體系模式外，另一種想像世界關係的方式：天外有天，國外有國，各成其圈而未必有高下等差之分。

⁹³ 可參見明·釋仁潮集錄：〈大千世界說〉，《法界安立圖》卷中之下，收入《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東京：株氏會社國書刊行會，1957-1989年），第57冊，頁465a。

⁹⁴ 明·盧翰：《掌中宇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5冊）。

就小說內容而言，地圖的閱覽者是永樂；就閱讀行為而言，在此之外還有小說讀者觀看著帝王讀圖，透過帝王眼光與之共享著神僧以超越智慧製成的世界圖像。如此，地圖開展的動態以及隨之延伸再延伸的視線，不僅關乎永樂，在象徵的層次上，也表現出羅懋登試圖引帶讀者領略如神僧居高俯瞰，世界綿延的視野與感覺。

相對於金碧峰結合親歷性、表現性與實用性，不受時空文化差異所限之「知」，羅懋登則透過張天師的遭遇展現異文化接觸時，具體面臨的認識問題。下西洋艦隊在所到第一個國家——金蓮寶象國——遭遇一難纏女將姜金定，善使法術。張天師出陣應敵前，同行一位馬公公針對天師道法適用的地理範圍，提出了疑問：「假如這海外妖邪，俱伏老天師管轄嗎？」⁹⁵天師的回答是：「通天達地，出幽入冥，豈有海外不服管之理？」⁹⁶天師最終的確收服了姜金定，但缺乏異域見聞與海外實地經驗，影響其法力效用，也是事實。多次交鋒的過程中，一次姜金定召喚當地千百頭野水牛，擺出一水牛陣。天師劍頭燒符請出元帥神趙公明應戰，趙元帥一鞭對著牛群打下，反而引得群牛來追，如「眾犬攢羊」一般。⁹⁷張天師施法無用，於是請來夜不收解惑。

天師道：「這牛連番攢住一個人，是個甚麼術法使的？」夜不收說道：「不干術法使的。原來這個野水牛本性見不得穿青的，若還見了一個穿青的，它畢竟要追趕他，它畢竟要抵觸他；不是你，便是我，直至死而後已。」⁹⁸

原來這些野水牛並非精怪，純為自然界動物。倘若這位張天師活動於《西遊記》的世界，牛魔王、號稱「獨角兕大王」的青牛精，⁹⁹都會是天師預期的精怪對手。但是在《西洋記》，精魅出沒的超自然界域與去魅化的自然動物界，區隔

⁹⁵ 《西洋記》，25回，頁666。

⁹⁶ 同前註。

⁹⁷ 同前註，31回，頁827。

⁹⁸ 同前註，頁829。

⁹⁹ 《西遊記》，50-52、59-61回。

已生。道法之術乃為天界鬼域斬妖除魔而設，離開此一認識系統，效力便失。野水牛見青衣之人會起性抵觸，此說法見於明初鞏珍所撰《西洋番國志》。¹⁰⁰此書記述鞏珍參與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途中見聞，羅懋登很可能轉借此書所載，將地理志書中的物種知識化入小說敘事，藉錯出的認識框架模擬張天師的「出國」新體驗，製造閱讀趣味。趙公明神鞭施於水牛無效，倒是其近於「深青色」的黑面虬髯刺激了牛群狂追不捨，致使元帥神落荒而逃。

「書上看見」與「自家走過」的兩種認識方式，於此段落中再一次成為羅懋登關注的重點。野水牛之後，下一次對陣，姜金定召來一群犀牛。張天師見荒草坡前千百頭野物，不知其為何，心想：「我雖是龍虎山中第一家的人品，卻不曾到這個海外，卻不能辦這些野獸。」¹⁰¹不曾到，無法辨識，便無力處置，依序關連。不過，這並不表示張天師對犀牛一無所知。事實上，當張天師聽到夜不收覆述書本中的記載時，反而能夠透過語言文字辨識犀牛。

天師道：「這陣上可還是個牛麼？」夜不收說道：「前番野水牛淹沒已盡，今番卻不是它了。」天師道：「是個甚麼？」夜不收說道：「就是本國地方上所出的，形如水牛，約有千斤之重，渾身上不長牛毛，俱是鱗甲紋癩，蹄有三足合，快捷如飛。頭有一角，生於鼻樑之上。」天師道：「似此說來，卻不是個犀牛？」夜不收道：「便是犀牛。」……三寶老爺道：「天師，你也曾認得它麼？」天師道：「但不曾看見，書上卻有它。」¹⁰²

相對於面對犀牛「實體」的陌異感，漢籍中描述此動物形貌的文字，卻為張天師所熟悉。宛如猜謎一般，天師即刻從夜不收的敘述文字對應出標準答案。回答之速引鄭和猜測天師應當「認得」犀牛，天師的回應則分梳出「認識」的雙

¹⁰⁰ 《西洋番國志》載「占城國……海邊有野水牛。甚狠惡可畏，其牛原是人家耕牛，因逸去他處，生養成羣，但青衣之人相近，輒羣逐來，抵觸而死，人皆避之。」明·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4。

¹⁰¹ 《西洋記》，31回，頁833。

¹⁰² 同前註，頁837-838。

層次：他「不識」眼前之犀牛，卻「識得」書上之犀牛。¹⁰³

不僅如此，他還可以流利地說出一段書中所載犀牛的好處：

其角最好。大抵此為徼外之獸，狀如水牛，豬之頭，人之腹，一頭三角，一孔二毛。行江海中，其水自開，故此昔日桓溫燃其角，立見水中之怪。其角有粟文者貴，有通天文者益貴。古詩有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被驚雷花入牙。』即此之謂也。」¹⁰⁴

天師之言是羅懋登集結數部古今典籍內容的結果。明中葉盧翰《掌中宇宙》書中記載：「犀者徼外之獸，狀如水牛，豕頭人腹，二蹄皮黑，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一孔二毛。行江海中，水為之開。」¹⁰⁵天師描述犀牛外形的文字與此近似，唯犀牛頭上究竟有角幾隻，在缺乏實物觀察的知識傳抄過程中，常見混淆。

「犀因望月紋生角」古詩可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出自《南越志》的摘錄。桓溫（312-373）燃犀角，應為溫嶠（288-329）之誤。溫嶠燃犀角事載於《晉書》。溫嶠平定蘇峻之亂，自建康返回江州途中，「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¹⁰⁶溫嶠未尊重幽明兩道之別，燃犀角映照使水族怪狀現形，侵擾異類界域得罪，

¹⁰³ 近期博物知識的研究，恰可與此處張天師認識犀牛的困境參照而觀。陳元朋指出：「十二世紀的南宋博學之士，很可能終身都沒有見過犀牛，但這種動物身上的角材卻不時以藥物、腰帶，又或珍玩之姿出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裏」，中國文獻中提到的「兕」，實為一種野牛，並非犀牛。明代「馴犀」供奉自國初持續至世宗朝，因此當時宮廷畫師筆下的犀牛較近真實。但這些圖像進入的彩繪草本，大多為私家小眾收藏，故犀牛正確形象仍難普及於大眾。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裏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2010年5月），頁1-82。

¹⁰⁴ 《西洋記》，31回，頁837-838。

¹⁰⁵ 盧翰：〈犀有二蹄三角〉，《掌中宇宙》，卷13，頁10b-11a。

¹⁰⁶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67，頁1795。

返家後不日死亡。一股神秘飄蕩在這段敘事之中，要求著面對不可知之境，保持敬畏的距離。某些黑暗，自安於是，不欲見光。溫嶠燃犀角的典故，自《晉書》之後記載不少，詩人懷古或遊探幽深山水，如蘇軾到仙游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可到」，便有「我欲燃犀看」¹⁰⁷之想望與慨嘆。到了《西洋記》中，燃犀角事的重點轉移到其「作用」（可「立見水中之怪」），與其他犀牛外型、犀角經濟價值的匯聚一處，構成張天師的犀牛知識。

此刻在外國，前代典籍記錄與當下眼前實物相遇印證，天師終於「識得」野水牛和犀牛，也於是能調整更新收伏牛群的方法。他打下令牌命雷電大作，使整群野水牛驚慌衝入海中溺斃。此招之後施於犀牛身上無用，天師改遣天神天將到安南國驅動大批蜈蚣拋向犀牛群，蜈蚣鑽入犀牛鼻頭使之中毒而亡。水牛與犀牛皆識水性，羅懋登究竟是所知有誤，亦或有其論據認為犀牛水性更佳，有待再考。不過在同時代的神魔想像中，《西遊記》對犀牛精的翻江倒海之力，倒是曾著意刻劃一番。小說第九十二回中，孫悟空和井木犴、角木蛟二星追殺攝走了唐僧的三隻犀牛精，見「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花花，沖開明路。」¹⁰⁸蜈蚣殺犀牛，《南越志》記載當地之巨型蜈蚣「……長數丈，能噉牛」，¹⁰⁹「大者其皮可以鞞鼓」，晚明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張岱《夜航船》所載亦同。羅懋登很可能便是據此得到靈感再加改造。無論據實、虛構或改編，此段情節以自然界動物生態習性，取代傳統天師降妖敘事原則的意圖明顯。《西遊記》中，太白金星解釋犀牛「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

¹⁰⁷ 宋·蘇軾撰，王十朋註：〈仙游潭五首〉，《東坡詩集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卷3，頁30a。

¹⁰⁸ 《西遊記》，92回。

¹⁰⁹ 唐·劉恂：《嶺表錄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下，頁23。明·李時珍著，陳貴廷等點校：《本草綱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42，頁989。明·張岱：《夜航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35冊），卷17，頁38b。

成真，亦能飛雲步霧」，¹¹⁰以「天文之象」連結成精資質，仍是在超自然古典知識的範疇中運作。相對而言，《西洋記》中張天師面對自然界野生動物質性的水牛和犀牛，必須在自己書中所讀，此刻眼前所見，以及域外知識專家夜不收的考察看法之間，不斷協調照應。蜈蚣終結犀牛的設計，帶著小說作者搜尋冷僻海外知識，混以想像再製，求新作奇的痕跡。

三、世界的盡頭：南朝、西番到酆都

張天師此一中原人赴海外，需要再三調整其「認識」框架。活動於江南，蒐羅古今域外見聞記載，構寫《西洋記》的羅懋登，亦何嘗不是如此？一方面，西洋途中眾人所歷之國，所見事物，他透過抄錄、摘要、重組其知識網絡範圍內所能取得之資，作為建構書中西洋世界的材料。另一方面，遠較吸納、編組知識訊息與時不時創造敘事趣味更困難的，恐怕是敘事秩序的把握以及價值標準的折衝。如果，對於異地異族的了解（即使只是一知半解），多少隱含著設身處地，嘗試從「他者」立場重新理解自我與人我關係的可能，那麼，羅懋登在《西洋記》中如何敘寫外夷？如何安排華夷關係？

較早期的一種觀點，認為這部小說中充滿鄙視外夷的天朝意識，是帝國主義者「以文化為號召，武力為後盾的『用夏變夷』。」¹¹¹誠然，鄭和代表大明天子曉諭諸國之語，數見「中國為君為父，夷狄為臣為子」¹¹²一類「政治正確」修辭。不過小說中的夷狄觀點，亦非虛弱無力。首先，如同侯健的觀察，透過敘事模式的變異，羅懋登盡可能照顧到了西洋諸國與大明關係的不同面向。以不願意呈繳降書的八國來說：

金蓮寶象國國王要降，三太子不肯，引出女將和羊角道德真君，在勢蹙

¹¹⁰ 《西遊記》，92回。

¹¹¹ 張火慶：《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研究》，頁168。

¹¹² 《西洋記》，68回，頁1851。

途窮後投降；爪哇國曾殺中國使臣，所以上來便加征伐，終至國王被擒；女兒國的戰爭是節外生枝；撒髮國不啻是挪亞故事的變相；金眼國文官要降，武官要戰，以致債世；木骨都東國自恃武將術士，遂致負隅；銀眼國有目無珠，人變國滅。¹¹³

其餘效順諸國，亦情況各異，「又受脅迫的，遭欺騙的，曾受惠的，富而好禮的，或得事前示兆的，各有不同。」¹¹⁴如羅斛國，不僅本就與中國交好，多受封贈，並且其國遣使赴琉球，在海上遭風失事，曾得中國相救。¹¹⁵小說敘述兩國的來往互動細節，在天朝中心式的修辭樣板下，開出不同的理解空間。

其次，面對大明艦隊前來要求降書，不願順服的一方，論說亦自有近情近理之處：「小國自來不曾通往你大國，怎麼逼勒我要降書降表？」這是欲自安一隅互不相犯的西洋女兒國對大明的質疑。大明遣人先入錫蘭國，打探得國王雖有意歸順，武將卻主戰，國王遲疑不決。鄭和、王景弘兩位正副元帥憂慮錫蘭國反覆無常，決定先下手為強，「直搗王居……生擒國王。」¹¹⁶局勢意相未明，兩國關係便以武力始，以致錫蘭國總兵帶領騎了三五十隻高壯大象的軍隊迎敵質問：「你是南朝，我是西洋，你和我甚麼相干？你何故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偏你會欺負人，偏我們怕人嗎？」¹¹⁷

兩國由於各自恐懼對方，情勢緊張，明軍武裝突襲破城擒王，啟動了之後一連串的干戈。羅懋登敘述華夷戰爭的殘酷野蠻，下筆並不掩飾。不無反諷的是，這殘酷野蠻，往往來自戰事中處於優勢的明軍。與爪哇國交戰，得三千名戰俘，如何處置，元帥鄭和沉思良久，副元帥王景弘明快建議：

「切其頭，剝其皮，剮其肉，烹而食之。」……（鄭和）即時傳令旗牌官，將三千名番兵押赴轅門外盡行砍頭，盡行剝皮，盡行剮肉。多支鍋

¹¹³ 侯健：〈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一個方法的實驗〉，頁 12-13。

¹¹⁴ 同前註。

¹¹⁵ 《西洋記》，33 回，頁 887。

¹¹⁶ 同前註，59 回，頁 1613。

¹¹⁷ 同前註，60 回，頁 1621。

灶，盡行煮來。即時報完，即時報熟。三寶老爺吃了一雙眼珠兒起，依次分食其肉。至今爪哇國傳說南朝會吃人，就是這個緣故。¹¹⁸

與錫蘭象隊之戰，明軍火炮、火銃、火箭、賽星飛盡出，一波接一波。戰爭結束，鄭和下令處置被擒獲的錫蘭王和戰死敵軍：

即時吩咐左右，帶過錫蘭王來。琵琶骨上一條鐵索，坐著一個囚籠。囚籠上豎一面白牌，白牌上寫說道：「各國國王敢有負固不賓者，罪與此同。」又吩咐劉游擊隊裏原斬來的首級，逐一點過，掛將起來，首級外豎一面白牌，白牌上寫說道：「各國頭目敢有倔強無禮者，罪與此同。」只消這兩面白牌，這叫做先聲足以奪人之氣。¹¹⁹

這些戰爭暴力的敘事，同時朝著兩個悖反的方向作用。一方面，強盛兵力與鄭和宣揚國威的言辭，武功與文章，相輔相成，鞏固天朝中心的朝貢秩序觀。「中國為首為冠，夷狄為足為履」¹²⁰不僅只是觀念或宣傳，也是由實際政軍實力支撐的位階。小說的敘事細節，如明軍的先進火藥武器，張天師呼風喚雨的法力，保證明軍必勝的結構設計。這類組織要素與敘事模式，發揮著鞏固世界秩序想像的作用。特別在《西洋記》五十九到六十八回，有別於其他篇章多少納入中國仙佛與異邦外道間鬥法變化的神怪情節，羅懋登安排了一段金碧峰幾乎全然隱身的敘事。當中大明艦隊經過從錫蘭到金眼國等七國，除了無意間在山中獲得隱身草的大明將官王明藉其隱身之能，在古俚國略施手段，使之順利歸降；其餘或是激烈戰鬥；或是眼見聽聞錫蘭國國王「鐵索囚籠」的下場和鄰國將帥高懸的首級，自知無力相抗順服歸降。不難看出，羅懋登在此段落中，刻意避開了張天師、金碧峰大量介入與異域仙怪一對一的單挑賭鬥。作者想表現的是兩國戰爭的場面，是大明和「番邦」，人間國與國層次的戰事。這樣的設計，自然是為敘事再添變化。考慮羅懋登在小說序文中言「今日東事倥傯，

¹¹⁸ 同前註，36回，頁968。

¹¹⁹ 同前註，60回，頁1626。

¹²⁰ 同前註，68回，頁1851。

何如西戎即序」，¹²¹ 我們或許也可猜測，倭寇侵擾的時局之下，小說中一段明軍在海上大敗番國的敘事，不無自我強化的意圖與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也是小說的敘述細節，隱隱動搖著這個整體的秩序結構。當敘事焦點從仙怪鬥法轉移到人間戰場後，羅懋登的戰爭鋪敘，有意無意間，對戰敗者的所見所感，戰爭的慘酷，投注了較多的凝視。與金眼國長達七回的對戰過程中，其戰死總兵西海蛟首級遭高懸展示，聞得消息的金眼國王和太子哀痛甚巨，陳設供案，遙對著西總兵首級大祭一番。祝文言：「余方寄之干城，而胡罹薰竿之危。雖然，將軍之頭可斷，將軍之心不可裂；將軍之頭可懸，將軍之志不可摘。嗚呼！生抱報韜，死裹馬革。悠悠彼蒼，將軍何忒。呼嗚哀哉！伏惟尚饗！」¹²² 而後「一個國王，一個太子，抱頭痛哭。」次回，水軍副總管沙漠伽為明軍將領砍殺，「死在鋼刀之下，上一截還在船上，下一截掉在水裏，遠葬鯊魚之腹。」¹²³ 在最後一場決定性海戰中，明軍用計成功，金眼國三百艘戰船延燒不住。自始至終堅持力抗明軍，屢挫屢戰的金眼國三太子，此刻在幾已全軍覆沒的殺聲血海中「起頭一望，燒得可憐。海面上通紅，海水都是熱的。隻身獨自，四顧無門。」¹²⁴ 最後走投無路，三太子自刎，死前高喊：「父王！父王！我做孩兒的，今番顧不得你了。待我來生之時，再做你的兒子，再盡個為子之道罷！」¹²⁵

羅懋登或許只是為了透過特寫敵方之慘痛，以凸顯明軍之雄威；為了生動鋪敘戰爭情節，著墨番邦君臣、兵將的想法、情感及遭遇。然而這些為豐厚小說世界而進行的描繪，卻同時使「外夷」脫離扁平的妖魔化，產生「人性」的向度。對照《西遊記》中，精怪多由主人收歸本位，或遭取經人打死。即使是後者，文字敘述多僅止於「現形」，不甚描寫屍首。在那兒，唐僧三徒與精怪

¹²¹ 羅懋登：〈敘西洋記通俗演義〉，《西洋記》，209冊，頁6。

¹²² 《西洋記》，63回，頁1715。

¹²³ 同前註，64回，頁1747。

¹²⁴ 同前註，66回，頁1805。

¹²⁵ 同前註，頁1806。

的戰鬥仍是個人式交鋒，而非軍事戰爭。動物在天地山林間修煉成精，現本形死亡，亦是還諸天地，這當中隱含萬物運行，生滅循環之理。但在《西洋記》中，從錫蘭國到金眼國，明軍之敵皆為夷人，並非精怪。敵方傷痛同袍之死，進行祭祀儀式悼亡，其情其禮，與我方並無二致。對戰爭場面大規模死傷和個別屍身樣態的凝視，使得夷人的受難死亡，亦可能在超越敵我，共同人性的層次上，引發可憫可傷之感。

再者，語言文字所能乘載的認識範疇及其局限，也在暗中作用。羅懋登設計的西洋諸國，虛實交錯。這些虛構的國家，往往也是羅懋登大加發揮爭戰情節、場面的段落。金眼國在錫蘭國之西，據小說敘述可知作者設定的位置應在今天的印度東南部海岸線上。就實際而言，當地的語言、文化當然與中國大為不同。但以長途旅行為題材的小說，欲完全「寫實」，將外國語言直接搬入小說中，幾乎不可能。十六世紀末的羅懋登無此能力；即使有，讓金眼國人口操印度東南地區方言，敘寫小說中這段「金眼國戰記」，也只能產生一部與當時羅懋登的中國讀者無法溝通的封閉文本。語言、文化的隔閡，實質互動的缺乏，要求描述遙遠異地旅行的敘事，尋求其他書寫策略。

是故，為了有效鋪敘，藉敵方的頑強抵抗更展現大明軍力之盛，羅懋登採取了他最熟悉的文化典故與價值觀念。金眼國駙馬哈里虎忠心護主與明軍交戰中箭，直穿入其左眼珠。哈里虎「一手拔出個箭頭，連眼珠兒都帶將出來……照著草地上一攢」，口中還說：「兩隻眼本是多了一隻，去了他也罷！」¹²⁶ 這橋段明顯襲自《三國演義》第十八回「夏侯惇拔矢啖睛」，熟悉三國故事的讀者，不難在番將哈里虎身上窺見三國曹魏大將夏侯惇的身影。哈里虎最終戰敗，手下番兵前來搭救，尚有機會逃生，但他自認「我枉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祿。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乘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深負國恩，死而無怨，惶愧！惶愧！」¹²⁷ 儘管眾人苦勸，堅決投水自盡。總兵西海蛟與三太子皆從

¹²⁶ 同前註，64回，頁1740。

¹²⁷ 同前註，67回，頁1811。

錫蘭國經驗，認定大明艦隊「大則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小則逼勒降書降表，索取進貢禮物」，¹²⁸ 兩人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為信條，一心保君護土。明軍所以遭遇如此頑強之敵，正因對方與一己持守著相同的價值信仰。在此意義上，羅懋登筆下的金眼國，宛如中國的內在他者。種族、形貌、風土不同，內在思路卻近似。番夷對大明的批評，在不同的時空下，也可能是大明對其他外邦的批評；番夷自覺面對威脅，受異邦欺凌的遭遇，也可能是中國的遭遇。我們不禁深思：羅懋登所敘寫的這段錫蘭與金眼國戰記，究竟是宣揚了國威？還是造就了中國讀者與番國君臣兵將的同理經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嚴格的華夷界線？

《西洋記》的結尾，或許可以提供我們若干線索。下西洋旅程的終點，在天方國之西的酆都鬼國。天方國乃西海盡頭。羅懋登筆下的天方國如人間極樂世界，鄭和一行上岸，國王親自迎接，設筵以禮相待，自我介紹「敝國即古筠沖之地，名為天堂國，又名西域。回回祖師始於敝國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尊教門……居民安業，風俗好善……不設刑罰，自然淳化，上下安和，自古到今……是個極樂之國。」¹²⁹ 此國如此安樂，在大明官員眼中，「自西以來，未之有也。」¹³⁰ 此天方極樂之國，作為下西洋旅程的終點，看似相當適宜。

但是羅懋登並未選擇如此安排。由於在天方國，仍未能尋得傳國玉璽，有負出洋任務，因而即使國王勸告當地人未曾聽聞西邊尚有去路，鄭和仍決定繼續西行。兩個月後一行人在一片野霧漫漫中撞進了酆都鬼國。在此地，羅懋登安排了「一班鬼訴冤取命」，這一班鬼便是所有下西洋途中，死於明軍手下的蠻夷、仙怪，乃至動物（如第二節中討論過的千百頭野水牛與犀牛）。三十二宗人命，受害者一一現身陳述冤屈怨氣，形同一份死亡名單，訴說著伴隨下西洋任務而來的衝突、誤解與殺戮。羅懋登必然是意識到了「宣揚國威」的代價，

¹²⁸ 同前註，62回，頁1675。

¹²⁹ 同前註，86回，頁2341-2342。

¹³⁰ 同前註，86回，頁2341。

或者說，自我保護、強化與向外開放兩種選項間的永恆張力，是故設計以酆都安魂為西洋旅途的終點。世界的盡頭不在天方極樂國，而是在一切冤結得以化解消釋的鬼國。陰間崔判官秉筆無私，透過佛教業報觀一一解釋各鬼眾前世今生因由，判予各番國忠臣孝子托生人間。閻羅王昭示大明將帥，此行「下洋之時，枉殺了千千萬萬的人命，怨氣沖天。」¹³¹ 金碧峰坦言：「沿路上鋼刀之下，未必不斬無罪之人」，¹³² 大建水陸法會，超度亡魂。在天朝意識，世俗政治的框架之外，羅懋登藉由鬼國一站，讓受難者一一發聲，透過安頓亡靈，重新安頓秩序。表面上，小說第九十九回，歸國後元帥一一獻上各國貢品予帝王，一張張禮單依序羅列宣讀，宛如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排列。但事實上，金碧峰在鬼國舉行超渡法會，已先行為下西洋之行，安頓下另一種超越疆域，各小世界交錯疊合的大千世界秩序。在此，無論族群、國界乃至物種，皆是生靈。

讀者至此也終於理解，羅懋登選擇往來古今出入三界的燃燈佛為金碧峰真身，並強調金碧峰的西域外型，調笑趣味之外，另有作用。佛教源自印度，一路透過西域，東傳中國。以金碧峰為下西洋團隊首腦，作者結構的華夷關係，成為一個迴圈。金碧峰出生杭州，護航大明艦隊，可謂效力中國，然其整體存在，無論就佛祖無限神通，或就化身金碧峰的種族血統言，又始終超出「中國」所可以框限。也宜乎小說結尾，羅懋登並未讓西洋艦隊尋得傳國玉璽。傳國玉璽的失落，或許不只因為羅懋登「是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認為就晚明現實情況重振國威，可能性渺茫；¹³³ 還隱含著羅懋登對下西洋功業的疑慮省思。自秦始皇帝製作以來，傳國玉璽在中國象徵天命政權，也是歷代梟雄帝王爭奪之物。傳國璽每易手，必伴隨戰爭攻殺。在此西洋尋寶過程中，玉璽至終仍下落不明，但戰爭攻伐卻未少。鄭和等將帥一路宣揚國威，自居天朝，但象徵天命所歸的傳國璽其實不知所終，天朝政權中心，始終空缺。出洋艦隊之壯盛與

¹³¹ 同前註，92回，頁2507。

¹³² 同前註。

¹³³ 陸樹崙、竺少華：〈前言〉，收入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5-16。

政權天命之空缺，可謂反諷。

事實上，小說通篇，無論中國或異國人物，皆稱明朝為「南朝」，言下之義與「北朝」相對。明太祖朱元璋驅趕元順帝北逃，卻無能取得順帝所擁有的傳國璽事，羅懋登當是取自野史傳聞。¹³⁴ 這些記述要旨在明太祖不得傳國璽之缺憾，但小說家對元順帝的北逃路線地景，卻另有想像。順帝為明軍一路追趕「到極西上叫做個紅羅山，前面就是西洋大海……只見西洋海上一座銅橋，赤磳磳的架在海洋之上，元順帝趕著白象，馱著傳國璽，打從橋上竟往西番。」¹³⁵ 順帝面對西洋大海，原以為必死無疑，不料天降銅橋，助順帝跨海後旋即消逝，徒留不得過海的明軍望洋興嘆。此番敘事將順帝北逃的方向再往西轉，原本極西的地界，因為天降銅橋跨海向西復再延伸，卻只容蒙古君王通過。永樂朝下西洋，大明帝國終於也成功跨海進入西番地界，看似彌補了先前明軍受西洋大海阻隔，任順帝帶著傳國璽逃逸無蹤的遺憾。然而跨海之後，入西番地界才又知此域之大，傳國璽仍無處可尋。小說中描述元順帝的逃逸以及西洋艦隊尋寶的路徑，一直隱含著「中」國之外，海洋彼端，異國之境廣大難以盡識，中國未必為世界中心的感知。是故羅懋登的敘事架構中，中原帝王的雄心偉業與金碧峰涵融諸相的寬懷慈悲，恆常維持拉鋸平衡。超越疆界搜羅萬象的知識趣味，差異觀點的往復對話，也許才是作者興致之所在，也是《西洋記》敘事動力的來源。

結 語

《西洋記》究竟構成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首先，這部作品無疑絕大部分是作者在豐富的圖書、見聞、故事、詩文、知識類書等材料中，摘取所需，

¹³⁴ 「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明·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上冊，頁186。

¹³⁵ 《西洋記》，9回，頁228-229。

重組整編而建構出來的世界。構築這樣一部紙上西洋行世界，有其趣味，也有其難處。其趣味在於，遠航旅行的主題加上晚明書籍文化的物質條件，給予羅懋登一個格外寬廣，遊戲互文的空間。本文所分析金碧峰的角色構成及其名號由來，即為一例。其難處在於，儘管宋、元代以來已留下不少關於西洋諸國的記載，但這類地理志書不免外來者視角，多僅提供山川位置、風俗物產、人物衣冠等外部觀察。《西洋記》中的異國景物，大量借取、抄錄了這類書籍，但小說需要人物活動與故事，作者便須自行想方設法。羅懋登的安排是，分輕重給予各國不同的篇幅和敘述重點。多數實有的國家，篇幅傾向短小，羅懋登借取地理志書所載，透過轉述其風土，羅列當地物產，製造奇珍土物琳琅滿目的異國風情。情節轉折綿延的敘事，作者則傾向保留給虛構的國度，這時羅懋登便更多仰賴中國傳統的神魔敘事框架和語言。但即使如此，我們仍需注意到，《西遊記》中充斥的動物精怪，在《西洋記》中已經大幅減少。後者中更常出現的，是西洋國中的術數之士與番邦大仙。更多的動物名目，轉而出現在貢品的清單中。動物成精的發揮想像，到了朝貢制度中遭遇「除魅」，動物成為奇珍異獸，但只能是動物。

我們或可以為，抄襲加虛構的紙上西洋世界無足可觀。但筆者認為，此作在中國小說史上的重要性，正在於此。羅懋登所抄襲的書籍內容，正呈顯當時流通的域外知識；而所虛構的情節，則往往透露作者自身對於異文化接觸的想像。這個「想像」，絕非憑空而來，而是作者據其閱讀、聽聞的域外知識和當時在中國可能的異文化經驗，予以消化、揣想，再結合增添小說人物語言、活動、心理，虛實融攝的場域。這個「想像」，是將原屬外在範疇的知識，收編納入一己之文化意義系統的過程。原本客觀、無感，如同資訊物件存在於地理志書中的域外知識，進入小說敘事中經歷活化（animated）、內化。羅懋登的紙上西洋世界，正提供了一個文本空間，供我們觀察，一位晚明江南作者在他者知識與自我認識之間，蠱測、調整、協商、試圖統整的種種姿態。

這也就聯繫到《西洋記》第二層次的世界：多重認識觀點碰撞、對話的世界。本文透過回回、犀牛與金碧峰的地圖，討論三種認識進路。其一、出身回

回的鄭和與夜不收，代表異國知識書籍結合語言媒介的進路。其二、犀牛段落中，出身中原的張天師遭遇的認識困境，點出紙上知識與親歷經驗，幻奇精怪與科學博物，舊傳統與新認識之間折衝調和的過程。其三、能超越人類認識局限者，在這部作品中唯有金碧峰。鉅細靡遺納萬里江山於一本經折，在此隱喻駕馭無盡知識的最高表現。羅懋登便是仰賴金碧峰這樣一個全知全能的佛祖人物，統攝其涵納殊羅萬象的敘事。而無論哪一種認識進路，小說敘事一再透露出對於「物」（書籍、地圖、犀牛）與認識客體之物質性（如語言的聲口、地圖上的工筆、犀牛的外型和實用功能）的關注。

最後，《西洋記》建構的是一個華夷錯綜相互滲透的世界。就敘事組成而言，代表大明的下西洋領導團隊，燃燈佛／金碧峰當算是印度和西域的集合，鄭和回回，張天師與王景弘為漢人。這些人物無論種族，在此下西洋任務中，皆為大明政權服務。「漢化」或許是理解此團隊組合的一個角度。但考慮羅懋登大費篇幅強調金碧峰的胡人外型，並援引佛教宇宙觀凸顯其泯除時空界線來自無量劫前的古佛真身，這個人物角色超越漢化觀點的用意實深。全書中金碧峰慈悲為懷，超度蠻夷鬼魂。相對於傳國璽始終無可尋覓，此一安排透露羅懋登安頓亡靈（無論其華夷）的關懷，更高於特定時空下的民族功業。就語言的作用而言，金眼國的忠臣孝子，思路用語和中國同出一徹。我們可以竊笑作者所知有限，想像力不足，無能創造出一個更有文化特色的敵國。但小說「同化」促成「同感」的文字效果，又隱隱轉化著西洋蠻夷成為普遍意義下的「人」。自我與他者對立、周旋同時彼此浸染的關係，也許才是《西洋記》世界給我們最值得深思的啟示。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劉恂：《嶺表錄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潛說友：《浙江省咸淳臨安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9號第1冊。
- 宋·蘇軾撰，王十朋註：《東坡詩集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
- 明·二南里人編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古本小說集成》第209-213冊。
- 明·釋仁潮集錄：《法界安立圖》，東京：株氏會社國書刊行會，1957-1989年，《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57冊。
-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
- *明·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點校：《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明·李時珍著，陳貴廷等點校：《本草綱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10冊。

- 明·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3冊。
- 明·張岱：《夜航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35冊。
- 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718冊。
- 明·盧翰：《掌中宇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5冊。
-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22冊。
- 明·羅日褰：《咸賓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第736冊。
- 明·何白：《汲古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叢書》第177冊。
- 明·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第5冊。
- 明·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通紀》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清·傅維麟：《明書》第2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張廷玉等：《明史》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77冊。
-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72冊。

二、近人論著

- 丁敏：〈從漢譯佛典僧人「神通」到《高僧傳》僧人「神異」：佛教中土化過程的考察面向〉，《政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10年12月）。
- 王東平：〈愼懋賞《海國廣記》中的波斯語詞彙〉，收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任金城：〈廣輿圖的學術價值及其不同版本〉，《文獻》1991年第1期。
-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 吳佩蓉：《小說的衍異：《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書寫現象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高桂惠先生指導，2007年。
- 李春香：〈《西洋記》版本的文化學研究〉，《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第4期。
- 杜信孚：〈明清及民國時期江蘇刻書概述〉，《江蘇圖書館學報》1994年第1期。
- * 侯健：〈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一個方法的實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期（1973年6月）。DOI:10.6637/CWLQ.1973.2(1).8-26
- 洪業：《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DOI:10.6327/NTUPRS-9789863502128
- 美國國會圖書館 The World Digital Library，網址：<https://www.wdl.org>，檢索日期：2018年3月5日。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雙紅堂文庫全文影像資料庫，網址：<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檢索日期：2018年3月5日。
- 徐維里：《元明鼎革與詩僧命運：以見心來復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黃敏枝先生指導，2005年。
- 馬幼垣：《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7年。

- * 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24卷4期（2013年12月）。
- * 張火慶：《《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胡萬川先生指導，1992年
- *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
- *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裏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3期（2010年5月）。
- 陳學霖：〈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明代人物與傳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
- *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收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十週年紀念專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 鹿憶鹿：〈《羸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58期（2015年12月）。DOI:10.6239/BOC.201512.05
- 黃霖：《黃霖《金瓶梅》研究精選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年。
- 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作為思想史文獻的古代中國的世界地圖〉，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16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 * 鄒振環：〈《西洋記》的刊刻與明清海防危機中的「鄭和記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臺北：新興書店，1985年。
- * 廖可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主人公金碧峰本事考〉，《文獻》1996年第1期。
- 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

- 劉瓊云：〈宦官、俠妓和女夷：《血影石》中的邊緣人物與異域想像〉，《政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15年12月）。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 薛英杰：〈異域想像與文人觀念：論晚明清初通俗小說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 薛澄清：〈明張燮及其著述考〉，《嶺南學報》1935年第2期。
- （日）二階堂善弘：〈三寶太監西洋記所受的其他小說的影響〉，《古典文學》第13期（1995年9月）。
- （日）小野玄妙：《佛教の世界観》，《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第7卷，東京：開明書院，1977年。
- （日）大木康：《馮夢龍と明末俗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8年。
- （日）青木正兒：〈支那戯曲小説中の豊臣秀吉〉，《青木正兒全集》第7卷，東京：春秋社，1970年。
- （美）何予明撰，時文甲譯：〈書籍與蠻夷：《羸蟲錄》的歷史〉，《古典文獻研究》第16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137.3 (summer, 2008): 26-38. DOI:10.1162/daed.2008.137.3.26
- Duyvendak, J. J. L. "Divina Commedia," *T'oung Pao* 41.4-5 (1952): 255-316+414. DOI:10.1163/156853252X00085
-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I:10.4159/9780674036475
- Gethin, Rupert. *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 Oxfor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Goodman, Nelson.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78.
- Gregory, Scott W. "Daydreaming Dynasty: *The Eunuch Sanbao's Journeys in the Western Seas* and 'Present-Dynasty' Fiction of the Ming," *Ming Studies*

70 (2014): 10-28. DOI:10.1179/0147037X14Z.00000000027

Iser, Wolfgang. *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 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Kieschnick, John.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tak, Roderich. "Hsi-yang Chi 西洋記 ——An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Comparisons with Hsi-yu Chi," *CLEAR* 7.1-2 (1985): 117-141. DOI:10.2307/495196

Schwartz, Stuart B.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Observing, Repor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ang, Wei.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g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Wang and Wei Shang eds.,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ang, H.-Ch. (1992). *San-Bao Taijian xia Xiyang ji yanjiu* [A study of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s voyage to the Western Oce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en, X.-L. (2008). The eunuch connection: Some reflections on Zheng He's maritime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s, 1405-1433.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8, 163-192.

Chen, Y.-P. (2010).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natural history: A study based upon the rhinoceros and rhinoceros horns. *The Journal of History*, 33, 1-82.

Hou, J. (1973).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Yi ge fangfa de shiyan* [*The*

- popular novel of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 in the Western Ocean: An approach experiment*].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2(1), 8-26.
- Hsu, H.-L. (2010). Chaogong de xiangxiang: Wan Ming riyong leishu “zhuyi men” de yiyu lunshu [Imagining the tributaries: The exotic discourse in the late-Ming daily encyclopedia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2), 169-192.
- Liao, K.-B. (1996).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ji zhurengong Jin Bi-Feng benshi kao* [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the protagonist Jin Bi-Feng in *The popular novel of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 in the Western Ocean*]. *Journal of Documents*, 1, 42-44.
- Lu, Y.-L. (2015). The spread of *Luo chong lu* in Ming dynasty—Discuss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Yi yu zhi*. *Bulletin of Chinese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58, 129-125.
- Luo, M.-D. (1985).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ji* [The popular novel of the record of Eunuch San-Bao in the Western Oce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Ma, M.-Ch. (2013). Gazetteers of famous sites or tourist guidebooks: The printing history of the Ming-period *Xihu youlanzhi* and tourism in Hangzhou. *New History*, 24(4), 93-138.
- Zou, Zh.-H. (2011). *Xiyang ji de kanke yu Ming Qing haifang weiji zhong de “Zheng He jiyi”*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ecord of the Western Ocean* and the “Zheng He memories” in the coastal defense crisis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11-21.